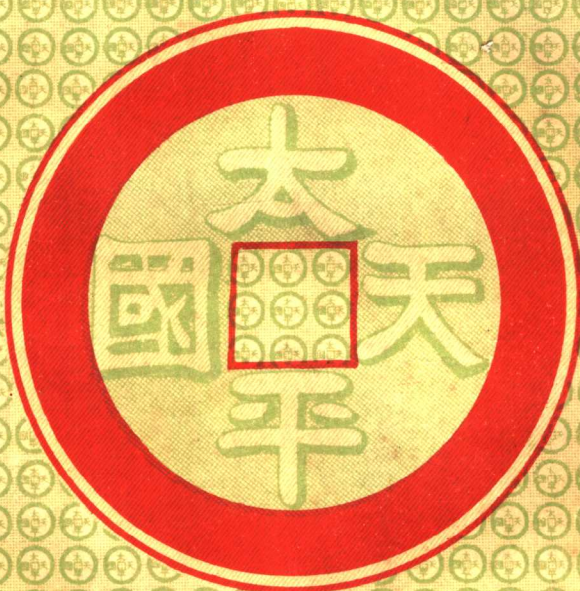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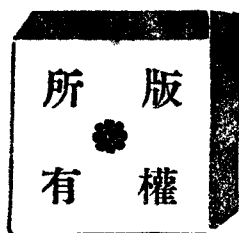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九年三月付印  
民國十三年八月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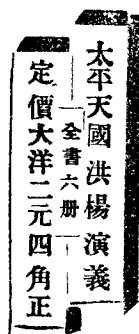
著者 陳也梅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中華圖書館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 洪楊演義目次

- 第一回 金田村秀全起事 桂平縣賈公速禍
- 第二回 假慈悲中丞縱賊 劫牢獄邑令盡忠
- 第三回 太平軍傳檄震湖南 向忠武奉旨禦大敵
- 第四回 決河水武昌城陷落 落寶婺江夫人歸天
- 第五回 葉芸來計陷安慶府 陸建瀛失機金陵城
- 第六回 洪秀全南京建天國 向欽差困敵結大營
- 第七回 張國樑巧刺鐵公雞 楊秀清兵困吉巡撫
- 第八回 興王業錢東平獻策 愛子民溫大令顯魂
- 第九回 戰漢陽敗走楊秀清 襲岳州智勝胡林翼

- 第十回 楊秀清擅遣林鳳祥 韋昌輝義誅九千歲
- 第十一回 天國政府內訌解體 歐美列強中立通商
- 第十二回 林威王十日平九郡 太平國一朝喪三將
- 第十三回 張總統計復浦口縣 向大臣兵退丹陽城
- 第十四回 守長江糧台設水路 破廬州英上用火攻
- 第十五回 靖港湘潭小負大勝 武昌漢陽既得旋亡
- 第十六回 塔齊布暑天殞命 羅澤南霧裏受傷
- 第十七回 石達開兵下江西省 周鳳山力扼樟樹鎮
- 第十八回 攻撫州李元度失計 戰景德畢金科陣亡
- 第十九回 丁父憂三詔奪情 復吉安九帥發軔
- 第二十回 胡林翼再收武漢 張玉良力復杭州

- 第二十一回 和大臣驕縱失丹常 李忠王偏師下蘇浙
- 第二十二回 墮九江林啓榮盡節 進三河李續賓輕生
- 第二十三回 曾國藩祁門受圍 左宗棠樂平連捷
- 第二十四回 來外侮英法構兵 幸熱河清君走出
- 第二十五回 迷路途石達開被獲 規安慶程學啓投降
- 第二十六回 多隆阿大勝桐城縣 苗沛霖計誘陳玉成
- 第二十七回 扼要害夜守湖口縣 拔難民偷下南陵城
- 第二十八回 重事權節制四省 奪險要克復諸城
- 第二十九回 破敵壘結寨雨花崗 驅降衆克復寧國府
- 第三十回 滬領事報太平確情 何大將破英法中立
- 第三十一回 圍松江太平窺上海 借洋兵李撫破忠王

第三十二回

趙景賢竭力守孤城

熊得勝計窮降敵國

第三十三回

李世賢敗走衢州

蔣益澧進師東浙

第三十四回

忠侍合兵圍大寨

葆荃力戰守營濠

第三十五回

曾國葆身故雨花臺

李鴻章兵勝四江口

第三十六回

常昭解圍崑新奪獲

齊文反覆華爾忠貞

第三十七回

戰無錫清軍大勝

失江陰小賊獻城

第三十八回

克蘇垣降人齊投首

復無錫敗寇盡成擒

第三十九回

程學啓嘉興殞命

陳坤書常郡被擒

第四十回

左宗棠夜復杭州城

曾國荃解圍石澗埠

第四十一回

服鳩毒洪秀全殉位

拔天京曾國荃成功

第四十二回

幼主就擒太平消滅

功臣受賞清室中興

# 洪楊演義卷六

## 第三十七回

戰無錫清軍大勝

失江陰小賊獻城

却說洋將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遂至上海、大譁。李巡撫、奪其兵、捕治之。後因領事之諷勸、乃任令白齊文逸去。李公卽裁常勝軍爲三千人、以美人、戈、登及李恆嵩同領之。所以常昭崑新等役、常勝爲戈登所統帶、表過不題。此時蘇軍旣克崑山、鶴章卽進兵鹿苑、派劉銘傳率淮軍五營、往攻楊舍汛、敵壘汎左右、樹木林立、清軍乘風縱火、黑烟滾滾、直撲壘中。太平軍涕淚交頤、一時目不能視、銘傳督軍鼓噪而登、立破三座大壘、餘兵遁入江陰。李公檄促鶴章疾督諸營進扎常熟十五里之王莊、會同黃翼升所帶水師力禦、敗兵大軍安營甫定、忽探子飛風來報、稱天國章王、護王、普王、潮王、侍王等五

王率蘇常軍五六萬人。來援江陰。且分股窺犯常熟。鶴章得報。卽督各軍。深夜疾行。黎明至顧山。見敵兵旂。竈連綿自江陰界。至顧山。直至無錫城外。橫亘四十餘里。營壘密若天星。鶴章探望一番。回營坐定。謂諸將道。賊衆蜂屯。蟻聚。望去何止十餘萬人。但兵貴精而不貴多。縱使投鞭斷流。亦屬無救。於敗我兵。雖少而精銳者多。當足以制此賊。江陰爲七郡咽喉。若能破得此城。則取蘇州不難矣。諸君務宜努力。共建大功。正談論間。探子又報。分股悍賊數千名。又返攻楊舍汛。鶴章卽派劉銘傳間道馳援。敗之於仙人河。斬馘千餘級。得勝回營。隔不三日。又聞忠王李秀成復渡江來援。將合五王之衆。分路內犯。李公得報。親率親兵兩營。自上海至常熟。與黃翼升等定議。拔營前進。以銘傳七營之衆。進北溇。攻其左。郭松林。吳建瀛。副將黃中元等所部。各營進南溇。攻其右。滕嗣武。張樹珊。周盛波等所部。八營進麥市橋。爲中路。另



於各營之外。每路增精兵一千五百。以厚兵力。翼升以水師分助之。又令弟鶴章率馬隊列陣。顧山以督諸軍進戰。別遣驍將周壽昌、黃金志進。張涇以備無錫。來援諸路。大軍分遣既定。敵軍前鋒已至。各軍分途進擊。互有斬擒。次日。銘傳密約嗣武各帶步卒一千。備齊松脂白蠟之屬。以火箭兵五百輔之。埋伏於麥市橋兩邊。以攻水路。嗣武率老弱軍誘敵船上。敵兵見清軍旌旂不整。行伍紛如。逞勇鼓槳而進。嗣武略一迎戰。卽率衆返奔。太平水師追至橋邊。銘傳等伏兵齊起火弓火箭。宛若飛蝗。太平兵情知中計。無心抵拒。都棄舟登岸而逃。清軍將白蠟松脂拋入敵船。以火箭射之。登時篷帆盡著。火勢炎天。共焚大小舟船四百三十餘號。殺斃敵兵千餘名。銘傳等整隊遄回。錄功已畢。時太平雖屢受創。而外強中乾。氣燄仍張。無錫守將黃子澄率黨萬餘人。由張涇出嚴家橋。圖犯周壽昌之營。鶴章在顧山高處望見敵兵。

大隊蜂擁而來。恐壽昌兵力較單。或致疏失。急遣馬隊飛馳援之。壽昌等正在出兵接仗。見敵兵勢盛。頗有戒心。兩軍交鋒未幾。忽馬隊數百名從左側馳驟而來。橫貫敵陣中。堅左冲右突。敵隊漸亂。壽昌乘勢揮兵掩殺。太平兵又大奔。清軍一路追擊。直至嚴家橋。蹙偪入水者數以千計。黃子澄逃至城下。收集殘兵。退屯於城南之長涇。鶴章因令中右兩軍分隊伏於河岸兩邊。僞作潛渡之狀。以誘敵兵。而水師急進。南溷焚其停泊之船。松林乘間越南溷。逕趨長涇。太平兵見諸道並行。勢將夾擊。乃大駭愕。清軍鼓聲大震。吶喊殺來。松林載板揮刀直盪敵陣。血染征衣。袍鞍盡赤。敵兵見此神威。紛紛四潰。清軍追至祝塘。而北溷突出。生力軍萬名來援。長涇冀斷各軍歸路。鶴章派吳建瀛率二千人從東路出。麥市橋。黃中元率二千人從西路出。嚴家橋。各以吹角爲號。以擊斷路之敵。中元先遇敵於橋南。匹馬直前舞刀陷陣。馬

足。到。處。先。砍。折。大。旆。二。方。護。王。陳。坤。書。飛。騎。來。迎。正。要。交。鋒。建。瀛。之。軍。已。從。麥。市。橋。抄。至。見。護。王。與。中。元。殺。在。一。處。連。忙。拍。馬。橫。叉。上。前。助。戰。當。下。兩。人。盤。一。個。諒。護。王。一。柄。長。鎗。怎。能。敵。得。兩。般。軍。器。不。上。四。合。殺。得。兩。臂。酥。麻。汗。流。浹。背。急。拖。鎗。回。馬。而。逃。清。兵。追。殺。數。里。直。至。北。塘。以。天。方。酷。暑。火。傘。當。空。將。士。馳。驅。烈。日。之。中。難。勝。飢。渴。方。始。整。隊。回。營。到。了。晚。間。鶴。章。以。天。氣。清。涼。月。明。如。晝。正。堪。出。隊。殺。敵。乃。傳。令。諸。將。趁。著。月。光。銜。枚。疾。走。潛。刦。敵。營。並。令。大。隊。伏。於。要。隘。更。約。銘。傳。攜。板。曳。柴。潛。設。浮。橋。於。小。河。口。以。濟。諸。軍。至。四。更。時。分。清。軍。行。抵。太。平。寨。邊。見。營。中。燈。光。黯。淡。刁。斗。無。聲。知。敵。人。均。已。睡。熟。一。聲。口。號。填。壕。拔。角。砍。進。營。門。各。路。火。器。齊。發。鎗。砲。如。雨。太。平。兵。在。夢。中。驚。醒。疾。忙。聚。兵。迎。戰。但。倉。猝。之。間。無。心。遇。著。有。心。那。裏。能。敵。抵。敵。不。多。一。刻。清。軍。已。四。面。進。營。帳。棚。盡。著。煙。焰。撲。空。護。王。率。諸。將。士。冒。烟。突。火。捨。死。衝。出。重。圍。

普王朱樹藝已爲銘傳所斬。水陸大軍鼓噪窮追，乘勝掃平一帶敵壘。計銘傳攻破北溷營二十七座，嗣武攻破麥市橋營二十三座，松林等攻破南溷營三十五座，擒斬六七千名。戰至天明，江陰無錫援軍由跨塘橋長涇等處又分路來援，與敗兵合隊抗拒清兵。以小隊迴環衝擊，而以大隊圍裏之。鶴章亦令銘傳、松林、嗣武等督飭各哨弁，以一百人爲一隊，分頭截殺敵衆。多半係驚弓之鳥，不耐久戰，交手未四五合，卽敗而返。奔鶴章登顧山吹角，促各軍追至八字尖竹塘等處，沿途殺斃粵西老太平軍八九千名，踢毀營卡一百餘座。計二日一夜之中，生擒宗王、朝將、主將及天義、天安、天福、天燕、天豫五等之太平將士百餘名，轟殺陣亡者萬餘名。溺死者無算。塘水爲之不流，焚燒戰船三千餘隻，獲馬五百餘匹，印二百餘顆，鎗械千件。自顧山以西至無錫城南之長涇，縱橫七八十里，皆爲清有。李公得了捷報，喜不自禁，慰

勞諸將大犒三軍。卽派銘傳仍駐楊舍。翼升以水師駐大河。自率各軍進圖蘇州。豈知忠王雖然受創。心仍不死。遣悍將天福陳賓率悍黨二萬餘人。力撲楊舍。另遣別軍擾長涇。以綴大河。援楊舍之軍。銘傳早得探子來報。派部將潘鼎琛徐道榮各帶精卒一千分左右。要路埋伏。又派把總趙勝帶精兵三百在汎西挖下陷坑。上覆蘆席。舖以沙泥。兩旁貫以粗繩。上縛銅鑼。裝好機括。自同衆軍大開營門。偃旗息鼓。吩咐軍士如遇賊兵來到。不准慌張。安排妥洽。專等賊兵。那明天福陳賓帶了悍衆揚旂。吶喊而來。頭陳賓乃秀成部下。最爲驍悍之輩。生得面如黑漆。目若銅鈴。領下一部黑鬚。硬如線鋼。身上不喜穿紅黃衣裳。故穿的是元色綢緊身小襖。烏龍緞滾脚小褲。足登黑絨快靴。手提兩柄烏金板斧。坐下一匹烏騅快馬。滿身一片烏光。只有這上長巾。却是猩猩紅色。遠遠望去。好似印度國黑炭一般。他逞著自己本領。

帶了數百隨身精兵拍馬當先將近清軍大營望見營門不閉壘上並無旌旗只有十餘個老弱兵丁在牆邊向陽捫虱他乃一勇之夫曉得甚麼奸計見了這個模樣以爲妖兵毫無防備便把雙斧搖動招呼衆人殺上前壘未及一箭之遙忽聽得一聲響亮陳賓已連人連馬跌入坑中幾個前鋒驍悍亦隨著紛紛滾下長繩激動銅鑼亂鳴清營裏一個流星號砲飛上半天忽然金鼓齊鳴旌旂驀現銘傳統精兵殺出營濠手中都拿著撓鈎套索把坑中之人一個個拖了起來網縛停當那後隊的見主將落坑被擒正要上來救猛然間又是一聲號砲徐道榮從左邊殺來潘鼎琛從右邊殺來趙勝亦抄至背後冲入陣中清軍幾路夾攻殺得太平兵七零八落逃走無路都只得號哭求降銘傳傳令凡棄械脫巾者免衆兵有了生路齊齊脫下頭巾丟棄軍械戰場上紅綢刀劍推成一座小山計除殺死之外共收降衆一萬

有奇清軍。掌得勝鼓。奏凱回營。將明天福陳賓立時斬首。號令遣人報捷於李公。李公命旗牌官齎送銀牌羊酒犒賞銘傳之軍。乃與鶴章商議道。忠逆屢爲我軍所敗。賊膽已寒。我欲乘此破竹之勢。進圖蘇州。宜從何道進兵。三弟可有成見否。鶴章道。吳江震澤二縣同城。當江浙之衝。爲嘉湖援賊必由之路。我軍欲進取蘇州。必以此城爲起點。方可斷援賊之路。二哥以爲然否。李公點頭道。賢弟之言是也。卽發檄至青浦。調程學啓以馬步十三營及戈登李恆嵩之常勝軍。速赴吳江進勦。學啓得令。卽日拔隊起程。先去見過李公。稟承方略。乃與恆嵩分常勝軍之半。乘船入九里湖。距花涇港同里鎮均十餘里。留三營扼湖口。以防敵人隔斷歸路。李公自督各軍。會戈登直趨花涇港。太平軍又憑湖築壘。以拒清軍。戈登命軍士以巨木爲架。高約十餘丈。用輓轆盤置大砲於架頭。戈登親自緣梯而上。以千里鏡格準。力點燃砲。俯

擊壘中。並以炸彈轟倒壘牆。清軍一擁而進。守兵不能拒入湖。掉舟而逃。遂破花涇港之營。李公分兵駐守之。次日學啓督副將歐陽利見。又敗太平軍於夾浦。破其石壘。卽乘勝水陸並進。張光太等奮勇直前。水師又鼓棹飛行。排槍助擊。立將九里湖北岸之壘悉數毀平。生擒五百餘名。餘兵覓水而逃。清軍以強弓亂射箭若蝗飛。射死者無數。蘇州慕王譚紹洸突率敢死軍二萬三萬人。砲船一百餘艘。由伊山橋直撲花涇港。圍攻清軍駐防之營。學啓聞警。親率馬步全軍往援。慕王見救兵來到。撤圍迎戰。清軍背湖列陣。人馬如怒浪驚濤。縱橫盪決。學啓高執大旗。親自首先陷陣。太平軍復驚懼却走。而副將劉士奇之軍亦從鷹豆湖排隊而來。花涇港守將張遇春亦開壁門大呼。殺出蘇州兵三面受敵。大敗奔逃。紹洸馬失前蹄。幾爲學啓擒獲。清軍乘勢攻克同里石壘。李恆嵩駐軍吳江城北。相距十五里之官塘。聞學啓正在



圍攻同里。知吳江必不爲備。卽於當夜五更引兵疾抵北門。敵卡守兵果望風驚潰。清軍直抵城下。天尙未明。卽於黑暗中設梯於西北隅。恆嵩首先登城。燃槍轟城。守城兵方纔驚覺。適學啓亦自同里回軍進逼城根。城首見兩路皆是清兵。情知不敵。開門出降。吳江、震澤、縣城卽於辰刻收復。學啓以此城係江浙水陸要區。敵所必爭之地。乃親督四營在城籌備守禦。果然未及下午。嘉興援兵數萬至南門。學啓早得探報。預派伏兵以待。卽擊敗之。乃分路設防。以備嘉興蘇州援兵。自回大營報功。李公因謀取江陰嘉善。以分敵勢。學啓慨然請行。李公准之。卽率本部精兵星夜馳赴九里湖。與太湖水師會於夾浦口。共督師船數百號。鎗隊數千。水陸相輔而前。盡下沿湖敵卡。湖濱有大關口。太平兵恃以爲險。憑湖設立一卡兩營。堅守死拒。爲蘇嘉兩路之津渡。學啓察看形勢。見營卡分爲三面。以犄角爲應。援非分兵不足以制。

之乃自率親兵炮隊當中路。派太湖水師四營分攻其東西。另派歐陽利見率本部二千捲旂息鼓以截敵後。衆將領令分頭進兵。先敗敵於東山。學啓又以敵營如鳥翼。當先攻其北岸。遣敢死士五百各執利斧。身穿油衣。越水夜襲之。鎗炮環擊。盡死。敵兵無數。部將左有才等督軍奮勇先登。歐陽利見截扼飛虹橋口。並斬斷浮橋。太平軍不得渡。悉數陣亡。陣斬領兵指揮徐尙友一名。北岸旣克。南岸敵營亦望風驚潰。清軍乘勢追殺。將洞庭東山館子中人全行誅戮。計斃二千餘人。學啓等遂督軍圍逼蘇州。進屯外跨塘。鳳凰頸。唐家濱。水師泊金雞湖。獨池湖。大牛橋。陽城後。與婁門葑門相距數里。而太湖水師亦泊南舍鎮。遙相呼應。時劉銘傳將攻江陰。統領李鶴章先遣二營至楊舍助之。遂合兵一處。連擊敗敵於黃山。及東門外。斬首數百級。生擒百餘名。獲安福等數名。太平兵於城外四門分營踞守。銘傳疾統各軍會攻。

東門將石營三座。次第攻克。並將太平兵歸路截斷。四面兜殺。生擒天將及燕侯等十餘名。大軍乘勝滾營進紮。逼城而陳。正要傳令攻城。忽護王陳坤書及潮王等五大股。有衆十萬餘人。由常州等處分道來援。綿亙數十里。銘傳見敵勢浩大。遣人告急於常熟。鶴章聞警。正在午膳之際。投箸而起。立統親兵三營飛馳至江陰。並檄調常勝軍速來助戰。兩軍相遇於十里橋。鶴章執刀督陣。凡軍士退後者立斬。以狗士卒拚命向前。直奔敵陣。兩軍合戰。未幾。猛聽得西北角上鼓角聲喧。快鎗連續戈登。統常勝軍電掣而來。直冲敵軍之左。洋鎗子彈亂落如雨。太平兵又大創。坤書率諸軍敗退。鶴章催動三軍如潮水般殺來。死尸遍地。青草皆紅。追擊至五里外。方始收兵。護王亦率殘兵結壘。鶴章以雖獲全勝。而敵衆我寡。久恐難支。乃調副將張樹珊等由常熟福山馳往救援。並調郭松林等各營抄攻敵後。又破祝塘橫塘營壘。乃

出周莊與樹珊會。且戰且進。沿途擒斬四五千人。直逼城邊。鶴章約同銘傳。乘馬登高阜。周覽縣城四圍敵勢。見敵營西自江邊。東至山口。沿途紮木城。十餘座。其中石營土壘木卡大小百餘座。守禦極嚴。刀槍密佈。因謂銘傳道。賊營如此堅厚。非合全軍兵力。斷不足以破之。銘傳稱是。當下並轡回營。卽合水陸各營分路進攻。豫爲部署。至五鼓時分。郭松林督樹珊等七營馬隊埋伏山後。銘傳由中路進。周盛波周盛傳循城出其右。先擊東南大隊。援兵又以四營繞至城西。以綴無錫。援軍而黃翼升水師列隊江干。誘之出敵。自辰至巳。敵衆隊伍如林。層層抵拒。松林忽自山後翻上。太平兵仍拚命血戰。松林大呼。殺入盤刀。怒馬直入陣中。橫衝直突。太平軍尾隊撤動。頭隊遂亂。銘傳樹珊揮軍直擣中堅。太平兵始大潰。各軍追殺人馬。更自相踐踏。死者山積。其附城踞守各營。見援軍敗走。都惶惑不定。清軍乘勢促之。將沿河木

城、石營、土壘、木卡、百餘座。一律掃平。添調洋槍隊。並帶炸砲。乘勝轟擊。先將石營一座轟蹋。各勇越濠踰牆。奮呼擊殺。守兵不能抵敵。棄營而奔。黃翼升望見旗帳。知陸軍已出隊殺敵。亦率水師將西山邊敵營攻破。於是城外各路均爲水陸清軍殺戮淨盡。鶴章飭令各營將該城四面圍困。以大砲盤升架上。四圍攻擊。彈力所及。烟火橫飛。將城梁樓轟毀大半。城中守將廣王李愷、順乃、守馮官屯、李愷芳之弟、素名驍悍。部下皆粵西老軍。至是猶堅忍拒守。不料旅帥瞿麻皮有貳心。以降書縛強弩射入清軍營中。小軍拾得呈與鶴章。鶴章拆視之內。稱於今晚三更城角插白旗爲號。當率衆獻門。云云。鶴章乃派銘傳、嗣武各率精兵潛伏城根。至夜半時果然。西門角上一片金聲。四、五、面、小、白、旗、隨、風、飄、蕩、銘、傳、揮、衆、緣、梯、而、登、隊、伍、相、繼、呼、聲、搖、城、廣、王、李愷順正在南門點視。忽聞西城有失。清軍已斬落關門。急率親兵下城巷。

戰。清軍鎗炮同施。密如雨集。守兵披靡四奔。廣王退至穿城河邊。見清軍圍逼上來。所有河上石橋。已爲逃衆踏斷。真是兵盡矢窮。智竭能索。一聲長嘯。撲身投水而死。間有小路冲出之兵。又爲常勝軍回兵撲殺。無得脫者。當將江陰縣城克復。鶴章大隊入城。撫輯居民。盤查府庫。賞給瞿麻皮百總職銜。派在劉銘傳麾下聽用。麻皮在營住了兩月。不願爲官。辭職還鄉去了。不題。再說程學啓進規蘇州。紮營於外跨塘。距婁門僅及七里。以對面十餘座敵壘。相隔尙遠。鎗砲力不能及。乃進兵永安橋。時忠王李秀成自金陵回鎮蘇城。見清軍逼近。派精兵萬餘名。分出婁葑齊三門。分頭夾擊。學啓聞報。敵兵大至。傳令且慢安營。派歐陽利見率湘勇二千當婁門之敵。爲右軍。鄭國魁率淮勇二千當齊門之敵。爲左軍。自率馬步五營驟進中路。以當葑門敵兵。又命哨弁乘快馬飛馳約太湖水師速來。寶帶橋夾攻。部署甫定。太平兵已

殺到面前。天將汪有爲挺戟當先。在旂門邊提鞭大斗道。大膽妖兵。敢來犯俺蘇州的疆界。快來領俺的傢伙。學啓把腰帶一繫。向親兵手中接過大砍刀。一道寶光。連人和馬滾至陣前。手起刀落。正是

沙場一對爭鋒將。同是太平貳逆臣。

欲知汪有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克蘇垣降人齊授首

復無錫敗寇盡成擒

却說學啓單人匹馬。冲到垓心。但見一道光華。舉刀直取。有爲正在厲聲叫罵。不防大刀已到頂門。險些兒被學啓劈着。急忙起手中畫戟。竭力架開。兩馬相交。戰到二十餘合。汪有爲恐有失閃。忙帶轉韁繩。飛馬奔回本陣。學啓乘機揮動大軍。上前掩殺。太平兵奔至永安橋。正遇黃翼升水師殺到。在戰船上排炮轟擊。又打死敗兵數千。汪有爲甲裂盔歪。狼狽逃回城內。而

出、婁、門、之、兵、亦、爲、歐、陽、利、見、所、敗、鄭、國、魁、亦、擊、走、齊、門、之、兵、三、路、同、報、捷、音、  
清、軍、遂、進、駐、永、安、橋、時、東、南、之、寶、帶、橋、扼、峙、要、衝、爲、太、湖、往、來、之、鎖、鑰、太、平、  
於、該、處、築、石、營、一、土、營、三、駐、以、重、兵、悉、力、扼、守、學、啓、以、寶、帶、橋、之、壘、不、克、不、  
能、制、蘇、州、之、死、命、乃、與、戈、登、謀、先、取、之、但、清、軍、雖、然、屢、捷、而、太、平、軍、營、壘、堅、  
固、猝、難、攻、克、因、先、期、令、陳、東、友、成、俞、卿、統、砲、船、下、黃、天、蕩、繞、李、朝、斌、水、師、人、  
寶、帶、橋、與、陸、師、會、忽、探、子、報、忠、王、慕、王、率、大、隊、敵、兵、從、城、中、突、出、欲、圖、解、圍、  
原、來、忠、王、見、外、圍、日、亟、坐、困、孤、城、必、至、與、城、同、盡、乃、泣、商、於、慕、王、命、與、納、王、  
之、全、軍、在、城、固、守、而、已、率、精、兵、出、城、游、擊、以、滅、敵、兵、圍、城、之、勢、以、爲、納、王、雖、  
非、粵、人、而、從、已、十、年、向、以、恩、情、結、納、必、能、與、慕、王、同、心、守、禦、而、不、料、蘇、城、卽、  
斷、送、其、手、也、當、下、學、啓、聞、警、立、派、宋、有、勝、張、行、科、襲、其、右、陳、忠、德、朱、定、元、襲、  
其、左、李、朝、斌、督、水、師、八、營、入、伊、山、橋、爲、中、路、洋、將、戈、登、龐、發、乘、輪、船、繼、之、學、



啓分派諸軍。緊扼水陸要道。屬戈登龐發駐守寶帶橋。使忠王之兵不能四突。李巡撫又檄張遇春等四營駐之。寶帶橋既克。而橋西五里尙有五龍橋。二橋交互環抱。宛如雨後長虹。盤空天矯。忠王亦以重兵守之。以通浙省之路。秀成見官軍克復寶帶橋。恐五龍橋孤立無援。乃率兵數萬來攻寶帶防營。學啓戈登水陸合禦。力戰數日。太平兵又潰奔。清軍並不追趕。自行收隊。而譚紹洸遣城兵數千。分出閫齊葑等門出擊。直趨大橋角。七星橋諸營。清軍竭力禦之。戈登與學啓商議道。五龍橋爲太湖之衝。彼處賊壘。勿克斷難。絕城中之接濟。必先設法破之。方可絕盤門出太湖之路。學啓道。公言極是。我當與公分任之。卽日定議。學啓率水陸七營出寶帶橋。戈登乘輪船與周正林所部水師會於鮎魚口。爲左右路。朝斌水師進澹臺湖。爲中路。清軍偃旗疾走。出敵不意。先後破其六營。又連敗盤門援兵。城中兵漸不能出。擊衆

將正欲收兵。忽謀報浙東堵王黃文金糾合嘉湖悍賊。逕犯平望鎮。欲襲大軍之後。學啓屬戈登守五龍橋。自率水師。立刻拔營進敵。途中營下見清軍大隊馳至。大半無人敢迎。學啓吩咐軍士將木柵板屋等物積薪而聚焚之。遂會軍於八圻陣。擒貴王陳得勝。斃兵約三千人。毀太平營三十餘座。獲兵船數百號。追擊至平望。斷其浮橋。橋邊有小舟百數十號。太平兵各欲逃命。爭先下船。後隊之兵拔舷欲上。輒爲船中拔刀亂砍。舟中之指可掬。覆溺者不計其數。蘇州來援之兵亦聞風退去。自是蘇州外援斷絕。勢日窮蹙。忠王乃另召無錫栗陽宜興之兵八九萬。船千餘隻。泊運河口。而自率親兵駐金匱縣之后宅。圖解蘇州之圍。兩路聯絡數十里。旗鼓相聞。連營互進。鶴章謂賊方倚運糧河爲固。步步爲營。我軍不宜浪戰。亦當結營以制之。乃卽日自督精兵。逕趨后宅。而令滕嗣武張樹珊率本部二千人。赴大橋角立四營。連

日出戰。疊敗坊前梅郵安鎮鴻山之敵。李巡撫既得捷報。又接鶴章呈來地圖。察閱之下。謂賊之大股。全集西路。志在保無錫。以援蘇州。檄鶴章等堅立營壘。以固後路。並多派偵探。審其虛實。乘間翻營。擊敵。另檄學啓。戈登。由蘇州橫出敵後。學啓得了號令。正欲發兵。忽報蘇紳在籍郎中潘曾璋叩營求見。學啓卽親至轅門。迎接進中軍帳。坐定寒暄畢。學啓開言道。老先生惠然肯來。未識有何見教。乞示其詳。潘郎中道。兄弟探得蠡口黃埭之賊。守備不堅。有機可乘。以將軍虎威臨之。宜無不克之理。彼處賊營。旣破。蘇楊二城之路。自斷矣。乞軍門裁奪施行。學啓喜道。老先生高明。見教真破賊之機會至矣。學啓安敢不從。潘紳卽飲茶辭出。學啓送客回來。立時發令。會同戈登等。乘夜督帶輪船洋槍隊。進攻蘇州齊門外之蠡口敵營。戈登連開炸砲。傷敵甚多。學啓督水陸各軍。環攻兩日之久。敵勢不支。清軍砲隊。分路踰牆。襲入。

立將蘆口敵營攻毀。斃敵數千餘名。城內之守軍復糾衆來援。亦經常勝軍擊敗。學啓令軍士歇力一宵。次日卽拔隊進攻黃埭。守將萬國鎮見清軍勢盛。率衆突圍。學啓指揮士卒放開花砲環擊。子亂落似雪飄。敵兵略避。卽乘勢越濠直入。黃翼升復令水師登岸夾擊。當將黃埭等處四壘攻毀。擒斬二千餘名。生擒天將萬國鎮一名。其蘇州無錫交界及無錫西北惠山一帶復有忠王李秀成分兵據守。鶴章督率各營分布夾擊。連日相持。互有斬擒。忠王見東路備嚴。乃西擊大橋角。黃中元帶隊擊却。跟蹤追殺。擒斬五六百人。蹋毀后宅南塘等處卡營十一座。忠王意圖拚一死戰。乃於次日悉出其黨列隊挑戰。李鶴章復約諸軍滾營前進。分攻坊前梅邨茅塘橋敵壘。太平兵扼興隆橋拒守。周盛波督率部軍蛇行橋下。以炸藥轟毀石橋。磚土上飛。將北岸敵兵擊傷無數。橋下清軍亦傷拆數十名。盛波揮兵掩殺過河。太平軍

又悉衆奔潰。而分路逆撲安鎮、猴嶺等處。郭松林等分途抄擊。敗兵才退。往嵩山。清軍乘勝進攻梅村西倉。守兵出濠迎拒。排開陣勢。擂鼓三通。松林匹馬軍刀大呼陷陣。盛波指揮後隊。用洋鎗連環排擊。太平兵難當砲火而奔。遂將梅村十餘壘。一律蹋平。燒毀兵船多隻。松林陣擒太平護國軍師李生香。擊斃航王、唐政才、李生香者。卽天王初至金陵時。勸其建都長江。勿犯中原之人也。其茅塘橋西倉之太平兵。是時亦聞風驚竄。忠王見兵無鬥志。勢已難爲。始分道遁還蘇城。清軍連獲大勝。卽日進兵濟墅關。太平兵仍於關前連營數十座。堅守抵禦。清軍不待紮營。卽奮勇直撲。鏖戰三時。戈登帶洋槍隊千名。趁敵軍苦戰之時。從小路抄至王瓜涇。破其營六座。學啓亦將觀音廟敵營四座攻克。各軍直抵關口。施放快槍火箭。殺其前鋒數千。後隊不敢抵拒。乃將濟墅關五座大營。全行攻克。學啓復會同乍浦副都統克根木。

帶輪船進逼十里亭。先破其左營。餘營四座。亦卽敗遁。虎邱守壘兵。亦相繼潰走。清軍直追至閘門街。沿途死尸枕藉。東風過處。臭穢難聞。其由五龍橋進攻盤門之軍。亦將該處卡營蹋毀。進逼省城。秀成乃派諸王。於胥葑婁等門。憑城河築壘數十座。悉精銳以守之。婁門外之石壘。尤爲堅固。十月十七十八兩日。戈登從外跨塘出發。至婁門見城上寂無聲息。疑守兵已遁。乃將猛砲攻城。不意一聲號炮。城中卽回攻。血戰兩晝夜。婁門之石壘。雖被擊毀。而常勝軍亦受極大損失。二隊隊長威里。四隊隊長克斯顛。二隊隊官慕爾。一隊隊官堅恩。砲隊隊官穹師。五隊隊官威連。四隊隊官阿克。皆陣亡。而中西合組之兵士。死傷至八百餘人。垂斃之太平兵。不意猶能如此。血戰於是。戈登有敬畏之心。而招降之機動矣。學啓軍至河東。知壘堅難以遽拔。傳令安下大營。遣人赴上海稟報李公。李公聞城外要隘皆克。便親至學啓營。

中周覽敵情。益催督諸將乘銳進攻。立刻出隊攻婁門石壘。學啓緣南岸。戈登緣北岸。而進。李公親張大纛乘馬督之。清軍皆奮力直前。以炸炮排轟傾其壘。牆十餘處。戈登冒刃直進。缺門後隊喊殺。隨之守兵披靡。勢將散潰。秀成紹洸率兵萬人突出。婁門拒敵。學啓謂戈登道。公可率兵攻壘。我當分隊應之。乃揮本部湘軍併力沖擊。太平兵辟易。常勝軍肉薄。以登戈登當先直上。手斬守將數名。立將石壘攻破。秀成等救援無術。只得仍退入城。而陳東友水師復由黃天蕩進擊。會攻婁門外石壘。廿餘座悉被毀平。同時黃翼升祝文榜破齊門石壘。楊鼎勳李朝斌張遇春破盤門石壘。於是清軍三面薄城。城中軍心亂而陰邪小人送死之期至矣。譚紹洸最爲堅忍。所部亦皆以死自誓。並無二心。至是猶忍死堅守。而納王郅雲官以與譚有隙之故。至此漸有貳心。擬約汪有爲伍貴文汪安鈞周文佳范啓發張大洲汪壞武七

人獻門投降。但未知衆人同心與否。不敢貿然開口。乃以商議軍情爲名。密約衆人至其家。是晚黃昏。伍貴文等次第到來。先說了些別的事情。雲官忽然長歎道。時勢至此。城破卽在旦夕之間。我輩真死無葬身之地。了一面說話。一面目視衆人。衆人皆垂頭歎息。不發一言。雲官又道。我們自到江蘇。滿擬享些富貴。豈知連日戰爭。不曾安逸。過半日。如今倒要身首異處。仔細想來。殊覺不值。諸位大哥心下。以爲何如。汪有爲道。弟等並無成見。大哥如有指示。得能轉禍爲福。敢不樂從。諸人亦同聲道。汪大哥所言甚是。雲官便請衆人到密室之中。說道。從前保王洪容海獻城降清。不特赦免前罪。且賞給三品花翎。清諭中又云。此外如有獻城自續者。不准過事。苛求成例。具在我等。何不效之。有爲等皆以爲然。乃商議停當。密遣心腹從人。通款於副將鄭國魁。乞降。國魁據情告知。學啓學啓沉思道。去年常熟僞降李三先生。幾受



其害郃雲官等皆賊中梟悍之渠。志不可測。此事關係重大。我當親往察之。便喚來人至帳前。說道：「你家主將果有真心。可於明晚二更至城外陽澄湖。密待我當自來面商一切。」來人領命而去。到了次晚。學啓特往約了戈登一同赴約。戈登亦因前日之敗。知蘇城尙難力取。所以聽學啓說了心中非常歡喜。二人卽駕了單舸。只帶四、五名親兵。逕往陽澄湖舟子開船。槳櫓如飛。直至陽澄湖南岸。雲官等衆人已先在蘆葦中等候。相見之下。先叩問守城之事。備得其要領。命斬秀成。紹洗以獻。諸人不忍於秀成。同答道：「忠王與我等有恩。無讎。負義陰圖。心實有所不忍。乞軍門大人原諒。至譚紹洗首級。自當遵命。惟大帥面前。總求軍門代言。轉懇格外施恩。爲感。」學啓應諾。請戈登在旁保證。商妥投降條件。郃雲官等果能將紹洗殺死獻城投降。除前罪不計外。卽領八人准可得提鎮各官以爲交易。商議既定。學啓又將自己投降。

後得意之事。向雲官等安慰了幾句。方回營告稟李公。雲官等亦悄悄回城。密商圖紹洸之策。須知秀成何等機警。見雲官等形景。早已識透了幾分。顧已事無可爲。且先逃自己性命要緊。乃涕泣握紹洸手爲別。囑其萬事留意。紹洸亦泣以殉城。自矢送至城外而別。忠王率其黨萬人。乘舟出胥門。由靈岩木瀆水道以去。李公自得學啓稟報。催督諸軍攻城愈急。學啓朝斌翼升等親督水陸各軍。由各門分路進攻。日夜不休。愈逼愈緊。紹洸因籌商守禦。遣召雲官。雲官暗喜道。這賊死期至矣。便攜比王、康王、甯王及天將汪有爲等同往。卽取案上小洋槍。就座擊殺之。雲官等既誅紹洸。並殺其心腹千餘人。部兵萬餘。夜開齊門迎降。學啓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天明時。獻慕王譚紹洸首級請驗。學啓入城撫視時。降將之列名者八人。精壯猶逾十萬。衆將方歃血誓生死。乞學啓請於李公。要求總兵提鎮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

許屯閬胥盤齊四門雲官等且未薙髮學啓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誅之以定衆李公道誅戮降衆恐干天地好生之仁奈何學啓道不然殺數人而免數萬人是所死者寡而所生者衆也豈可行小惠而貽巨患乎李公然其言乃伏刀斧於帳中翌日向午納王郤雲官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天將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並出城請李公受謁李公埋伏已定相見之後登時一聲號令兩旁刀斧手齊出把諸降將剝衣綑縛吩咐推出轅門雲官等大叫無罪學啓立帳前數說道洪逆命守蘇州而汝等獻之是不忠也爲譚紹洸部將而汝等殺之是不義也且旣降而不薙髮其意何居汝等尙有何說衆人俯首無詞須臾間炮聲響處血淋淋幾個首級已獻上中軍學啓統軍入胥門彈壓令各軍搜戮得長髮者數萬不分兵民皆殺之於雙塔寺前李朝斌等復由盤門等處截殺死人無算立將蘇州省城克

復時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也。惟戈登得了殺降之信，因與己信，用攸關。不覺大怒，立即帶了手槍，欲覓李程二人，併命鴻章。學啓皆避，不敢面使人。疏通數日後，戈登怒解。乃己李公乃整隊入城，規畫一切善後事宜。又派人赴安慶告捷，一面向清廷奏聞。當奉清諭略係：李鴻章奏克復蘇州省垣一摺，覽奏欣慰。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曾國藩交部優叙，李鴻章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矣。逆匪盤踞蘇城，與金陵杭州互爲犄角。此次蘇城得手，他處自不難迎刃而解。惟忠逆率部萬人，出胥門由光福靈岩一帶小路搭船而去。此路係前次該逆由滄關潛入蘇城之路，恐復自立一幟，擁衆據我要隘，或竄出重圍，紛擾他處。著李鴻章迅即查明忠逆下落具奏。該逆不得志於蘇，必將肆毒於浙江。左宗棠務飭蔣益澧嚴行防勦。蘇垣既克，杭城賊勢漸孤，著即奮力攻克，以成破竹之勢。金陵至蘇之路已斷，恐該逆仍思鉉

走。曾國荃須加意慎防。乘隙圖取石城。曾國藩總統諸軍。尤當督飭各處帶兵大員。慎益加慎。以城全功。同膺懋賞云云。同時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亦從優給獎。權授江蘇省總兵。戈登賞給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以示嘉獎。戈登自得此旨。乃將辭職之意。消滅。李程又力與交驩。遂爲和好如初。當大軍急攻蘇州之時。李鶴章方督軍進取無錫。蘇兵分路來援。鶴章力督諸軍。滾營搏戰。凡十晝夜。太平援軍始退。清軍乘勝進克三里街。萬壽橋等處敵壘。時無錫之太平兵。北聚於高橋。南聚於望亭。鶴章率本部精兵。假太平旂幟。乘夜奔入其營。守兵不察。開壘門納師。清軍就在營中拔刀亂砍。沖開營帳數重。燃火藥包。焚其輜重。紅光冲天。營中大亂。遂攻克高橋。鎮又連克新安。望亭等處。卽分路進取無錫。四面合圍。潮王黃子澄父子。率黨六七萬人。同心死守。鶴章令軍士分作日夜二班。輪流攻撲。並分兵堵截。宜興常州援兵。

又命郭松林周盛波等燒燬敵船百餘隻。攻破惠山石卡二道。擒斬二千餘名。是夜鶴章令丁日昌手燃三眼開花炮。焚燒房屋數處。乘敵慌亂之際。督率張樹珊等各營。揚威直進。攻破亭子橋口頭營一座。殺敵數百名。次日清晨。清軍仍出大隊。連破東南北三門營卡十餘座。奪獲兵船甚多。又破其西南兩營。鶴章登高瞭望。見城上旌旂靡亂。隊伍漸移。大有慌張之狀。乃謂諸將道。觀此賊情。今日此城必破。便喚周盛波聽令道。你可率本部二千。往北門村中埋伏。倘見賊兵敗走。務宜合力截殺。不可使潮逆父子走脫一人。盛波口稱得令。帶兵自去。又喚周壽昌吩咐道。你亦率精兵二千。在城西三里橋埋伏。萬一盛波不能擒住逆首。你可迎頭攔截。諒來前後夾攻。必能生擒黃逆的了。壽昌亦領令而去。鶴章自率郭松林、吳建瀛、黃翼升、分飭水陸各軍奮勇齊進。但聞殺聲鼎沸。戰鼓如雷。大軍一擁登城。潮王黃子澄見勢已

不支。疾率悍衆下城巷戰。被官軍箭石交施。槍刀亂剝。太平軍因城門已破。先自膽怯心驚。那裏還能迎敵。都紛紛躲進民房。黃子澄率隨身心腹五六千名。拚命突出北門。剛至方家村。忽前面一聲砲響。無數清兵出村截住。去路中央。一面帥旂現出一個繡金周字。正是盛波的伏兵。帥劉阿喜提棍來迎。與盛波戰在一處。子澄趁此機會。招呼心腹逃出圍中。回顧身旁。祇剩數百名殘衆。死命跟着他們。便沿城向西門而走。比及盛波劈死劉阿喜。急催軍悉力緊追。子澄奔至三里橋。見追兵漸遠。心中喜道。雖然失了城池。却幸得父子兩人未傷性命。真天父看顧小子的宏恩也。話未說完。猛見橋邊鼓聲大起。旂號分明。一彪清軍迎頭阻住。爲首一員大將。身騎黃驃馬。手執赤銅刀。正是周壽昌。黃逆嚇得幾乎跌下馬來。子澄與一衆敗軍走得。已是人仰馬翻。安能冲殺壽昌。看了大喜。正要上前擒拿。又見塵頭起處。盛波率

兵喊殺追來西門城裏吊橋放落郭松林。又引兵突出城濠諒那幾百個敗兵如何經得三路大兵不消半個時辰。一齊殺個罄盡。潮王黃子澄被壽昌縱馬生擒其子黃德懋要緊。逃出重圍恰巧松林一馬冲到大喝一聲。正是勝則爲王敗則寇。生榮死臭在須臾。

欲知小黃被擒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程學啓嘉興殞命

陳坤書常郡被擒

却說黃德懋策馬逃生。正遇郭松林冲到兩馬相並。松林大喝一聲揪住黃衣輕輕提過馬來攢在地上。喝令左右親兵網縛當下敵首既擒。卽將無錫金匱縣城克復。共計生擒大小兵將五百餘人。擒斬溺斃二萬餘人。難民三萬餘人。鶴章統諸軍整隊入城。安民已畢。便將潮王父子綁赴市曹。凌遲處決。遣人報捷於蘇州。李公卽日馳赴無錫慰勞諸將。並具疏奏聞清廷。旋得



訓云李鴻章奏忠逆李秀成。自十年春間。壘陷蘇杭各處。盡得東南財賦之區。日益強悍。至去歲賊勢屢挫。各城反正。精銳散亡。洪逆驚惶失措。猶賴忠逆回援金陵。主持守局。該逆以蘇州爲分地。事急仍須反顧。其部衆逆酋。尤以譚紹洸、邵雲官、陳炳文、鄧光明、黃子澄等爲尤衆且悍。此次蘇錫兩城之克。勤除逆酋殆盡。解散逆黨數逾億萬。李秀成之巢穴既失。黨羽亦孤。該撫據獲賊供稱。該逆踉蹌西走。隨行僅止二萬餘人。將赴金陵解圍。計不得施。則挾洪逆並其母妻眷屬。由浙皖交界竄走江閩。以尋回粵之路。李鴻章自入蘇城。徧察賊中規畫守禦。頗饒賊智。深以此酋逸出江閩。仍恐蔓延爲患。其常州護逆陳坤書不甚耐戰。杭州之陳炳文、鄧光明聞忠逆勢敗。思歸多不願從。惟溧陽侍逆李世賢戰守俱悍。且與忠逆同惡相結。而陳鄧兩逆以嘉湖蓄積甚多。必須死守。幸而官軍各路布局皆穩。金陵杭州再有一處得

手賊更瓦解。該撫擬卽日馳赴錫城。籌布進取。令程學啓等軍由平望太湖兜勦。冀與左宗棠蔣益澧之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等軍進圖常州。宜興兜勦蘇城之賊。冀與曾國荃鮑超之軍前後夾擊。所籌均極周至。卽著曾國藩飭令曾國荃及左宗棠聯絡進取。與李鴻章相爲策應。該督撫等須隨時函商層層進逼。萬不可稍涉遲延。云云。曾公卽將寄諭抄錄數通。傳知金陵浙江各處。再說李公旣克蘇州。連復無錫。便與諸將籌布進取之策。以浙江嘉善縣與婁縣接壤。爲蘇浙之要區。而城東張涇匯尤當其衝。乃派劉秉璋潘鼎新率淮勇七營越境前往會勦。各軍乘著銳氣。將張涇匯敵壘一鼓平之。以爲圖浙根本。而平湖守將某知李程受訓於戈。登不敢再殺降將。乃首先通信乞降。請爲內應。鼎新等分道進兵。而別屯兵於鍾埭。以拒嘉興。援兵次日水師直逼城下。內應者反戈自攻。登時隊伍大亂。開門迎師。陣斬洸。

天、安、等、數、人、而、同、時、乍、浦、等、處、亦、乞、降、鼎、新、卽、督、師、疾、至、乍、浦、攻、克、東、門、外、牛、橋、石、壘、遂、於、當、夜、收、復、乍、浦、汛、城、連、復、海、鹽、縣、城、大、軍、乘、勝、進、攻、敵、人、迎、塵、奔、潰、疊、克、澈、浦、鎮、孟、河、汛、二、城、分、兵、駐、守、李、公、接、得、捷、音、因、其、地、去、蘇、州、太、遠、旂、鼓、不、及、招、呼、且、敵、衆、仍、鬻、聚、於、江、浙、之、郊、平、望、等、處、乃、令、鼎、新、等、自、爲、應、援、而、檄、程、學、啓、速、攻、平、望、以、制、嘉、興、之、敵、學、啓、得、了、號、令、卽、同、李、朝、斌、督、率、諸、軍、進、攻、分、其、軍、爲、三、道、自、當、中、路、歐、陽、利、見、當、右、路、劉、士、奇、當、左、路、每、道、有、步、兵、二、千、馬、隊、五、百、朝、斌、率、戰、船、四、百、號、由、汾、湖、兜、勦、而、別、遣、軍、三、營、屯、扎、梅、堰、橋、以、防、湖、州、之、援、時、鷹、脰、湖、南、北、兩、岸、有、石、城、土、壘、二、道、清、軍、方、悉、力、猛、攻、城、中、突、出、二、三、千、人、抗、拒、清、軍、分、首、中、尾、三、枝、併、力、抄、擊、士、奇、怒、馬、入、陣、斬、其、指、揮、一、名、復、策、馬、潰、圍、而、出、太、平、兵、退、入、壘、中、清、軍、於、次、日、復、分、路、進、攻、忽、嘉、興、突、來、救、兵、萬、餘、黃、衣、紅、旗、彌、漫、湖、岸、直、冲、畫、眉、橋、朝、斌

等分兵進禦。併力夾擊。水師駕船乘風揚帆。子彈亂落如雹。也是事有湊巧。一個砲子從空中落下。恰恰打中黃衣軍帥太平。兵驚爲神奇。都棄旂丟械。而奔水師鼓棹。飛追直至五里外。方始收隊。學啓見已擊退援兵。催兵逼壘猛攻。四圍狂施炸砲。斃天將多名。立刻破其左壘。朝斌督率所部。亦自湖南附堞而登。副將龔生揚等。由湖北蛇行而前。各破石壘二座。總兵王文勝等。率勇填濠。拔椿擁進壘門。復將後面二營相繼毀平。其敗兵之竄逸者。悉爲鎗炮截殺。尸積盈湖。水紅數里。是役也。蘇嘉之精銳陣亡殆盡。燒燬兵船五百餘隻。奪獲大砲六十餘尊。火藥五千餘觔。砲船民船百餘隻。旂幟器械無算。而忠王於江浙方面數年經營之精華盡矣。追殺至數十里外。乘勝進規黎里。守兵亦不敢迎拒。先期竄奔。復燒其空營三座。平望一律肅清。嘉善之兵聞平望已失。無所憑依。懼而遣人乞命。李公檄令學啓便道圖之。清軍

到得城下。但見四門大啓。城兵齊持香跪道。而迎學啓。收了降衆。遂復嘉善縣城。李公更命學啓進取嘉興。冀與左蔣之軍兩相夾擊。學啓得了檄文。卽時開旂拔隊。三軍浩浩蕩蕩。殺奔嘉興府城。一路收復石門、桐鄉等縣。軍抵北門。安下營寨。連日與敵軍接仗。勝多敗少。另派部將潘鼎新、劉秉璋、率淮勇六千分紮朝陽橋等處。時東北門敵壘尤多。學啓議分兵五路進攻。派歐陽利見、鄭國魁、劉士奇、劉玉林四將爲東、西、左、右四翼。各帶壯士一千相離里半爲一隊。各軍鳴金擊鼓直撲敵營。太平天將劉得福、慕天義、賈慕仁突出西城拒戰。學啓自率親兵由小西門繞護城河以截敵之後隊。遣快馬飛令四將併隊兜圍。賈慕仁仗著勇力挺刃當先與利見廝殺。交馬未及五合。被利見手起一刀。見銀光落處。紅雨紛飛。賈天義頭已落地。利見帶回馬頭見敵將劉得福、和士奇等三人殺在一處。正要上前助戰。豈知馬足未到。垓。

心。劉已爲國魁所斬。殘兵奪路回城。不敢復出。而鼎新等派兵分攻旁路。亦連克秋涇橋。吳涇橋。合歡橋等處石壘。東北門之敵軍。殲除淨盡。時湖州守將堵王黃文。遣其黨數萬人。分趨南木檀。坵回亭子。新塍。思攻盛澤平望。以援嘉興。經淮揚太湖水師中途截擊。敗之於王江涇。學啓乃督各軍直逼城下。傍護城河興築炮臺。卽督飭諸軍。燃砲猛攻。彈裂城垣十餘丈。清軍奮勇齊登。守兵以小火藥包。燃線下擊。並以毛瑟快鎗拚死抵拒。總兵何安西。執刃當先。挺立缺城之下。一個槍子從頂上飛來。擊破頭顱。腦漿迸裂而死。冲入缺口之軍。亦爲炸藥燒傷數百。城中已搬運箱籠磚石。搶塞口門。學啓見前鋒神銳。傷折過多。便令鳴金暫退。方纔回營坐定。又接探子來報。稱湖州之賊敗去後。仍糾衆竄犯盛澤。圍王江涇後路營盤。學啓聞警。立派劉士奇。歐陽利見。各帶精卒二千。分左右救往馳應。太平天將康麻子。正攻清軍。

後壘呼噪填濠。將次擁上。恰遇救兵到來。士奇舞刀衝陣。衆軍吶喊跟隨。大斧長槍。一齊殺來。康麻子忙令撒圍迎敵。戰未數合。營中守將鄭國魁。開壁門殺出。前後攻擊。殺聲動天。太平兵奪路而逃。康麻子匹馬冲出重圍。忽忽向西逃去。殘兵陸續奔來。行至馬家橋。手下僅有兵四五百名。忽橋左大旂招颺。清軍一字排開。歐陽利見躍馬挺槍擋住。去路敗兵見前有埋伏。後有追兵。早已拋棄軍械。跪地求降。只剩康麻子一人一騎。在那裏拚命冲突。利見因他十分了得。令軍士圍成圓陣。齊放強弓弩箭。登時一聲梆響。箭若飛蝗。把康天將射成刺蝟。一般那麻皮巨孔之中。恰好受許多亂箭。遠遠望去。渾如雞啄。東瓜利見等掌得勝鼓。歸營學啓以湖州援軍既敗。已免後顧之憂。乃激勵衆軍。先登者重賞。盡力攻城。無如城中守備甚堅。一連猛攻數日。未能得手。清軍爲矢石所傷者千餘名。適春雨連朝。滯泥難走。軍士冒雨攻。

城火藥盡濕。槍砲難燃。只得撤隊而歸。是時沿江敗兵連攻蘇州之東西。福山四江口等警報時聞。學啓思亟復嘉興。抽兵西援。乃下令諸將道此城爲江浙咽喉。欲圖兩省肅清。必以此地爲進兵之路。方今蘇錫等處賊窺甚急。李公早夕盼望我軍。若舍此西援。是連日辛苦之功。仍歸無用。我欲亟克此城。以便返兵接應。諸君勿辭勞苦。爲我併力猛攻。衆將鬪然答應。立卽繕修攻具。添築砲臺。以爲克城之計。次日清晨。三軍齊隊出營。進逼城河。分門攻擊。城中仍拚死抵拒。乃督勇丁縛草膝行。增築月牆。以護砲臺。攻打不息。至下午時分。學啓親至城邊。指揮士卒。以洋人地雷巨炮。轟蹋城垣十餘丈。毀其護堞砲臺二十餘座。守兵猶爭相負土。以填城缺。學啓手揮旂幟。詭欲登城。俟兵聚益衆。乃燃大砲擊之。每發砲一門。輒斃城兵數百名。連夜督親兵成浮橋二道。以濟師將近黎明。大風陡起。雨益傾盆。清軍只得暫退。至正午



時雨止天晴。學啓周察地形。以南湖洲貼近東門城垣。高岡危峙。虹帶虬蟠。其下可潛。開地道。便精選勇壯千人。築牆爲蔽。內則穴岡洞城。而外張旂幟。木梯僞陳。攻具以疑。城兵隔不三日。城根地道告成。卽時燃點引線。但聞霹靂一聲。轟裂東門城垣十餘丈。又坍其南門堵堞。守兵復以火器力禦。先登將士大半死傷。抗拒逾時。仍未攻拔。李公聞此消息。乃爲書以勞苦之意。謂良將者。國家資爲股肱也。精兵者。良將資爲爪牙也。股肱之力。可勞而不可竭。爪牙之用。宜惜而不宜傷。今逆勢雖衰。堅城尙多。未克諸君子。以激於義憤。輕蹈危機。嗣後宜蓄養鋒銳。勿輕嘗試。云云。學啓命左右赴各營。徧慰之。將弁兵勇。聞溫卹語。感泣思奮。自忘其苦。學啓見士氣可用。卽會同李朝斌等。督水陸各軍。環城攻擊。城頭矢石如雨。子彈亂飛。學啓奮不顧身。在槍砲叢中。佈設雲梯。親率勇士大呼殺上。衆隊繼之而登。城邊死尸枕藉。宛如階

級城上猶有二三千人。排槍抗拒。學啓手握短刀。瞋目大呼。首先肉薄。以登致胸。受槍子。從城頭跌落。城根昏絕於地。左右親兵。急忙扶歸本陣。部將劉士奇等。見主將受傷。各捨命。率隊上城。兵勇亦痛兩次死亡之慘。皆歔歔泣。踴躍先登。呼聲動天地。衝鋒掩殺。約兩時之久。斃敵一萬六七千名。太平守將歸王鄧光明。巷戰力竭。死於亂軍之中。清軍乃蜂湧入城。慘加屠戮。以爲學啓復仇。學啓傷重歸營。卽於是晚。黃昏溘逝。合營將士。無不痛哭。便備齊棺槨衣衾。就在營中成殮。程學啓者。安徽懷甯縣人。亦太平之降將也。曾國荃圍皖時。自拔來歸。疊著偉績。曾公派隨李巡撫至上海。所向有功。惟蘇州殺降一事。或謂渠實主謀。若然。則比有慙德之李。撫更遺恕己責人之諒矣。及其卒也。李巡撫得了噩耗。哭之甚慟。因謂諸將道。我寸尺之功。大半皆賴學啓之力。方期迅掃逆氛。同享太平之福。何竟不克。令終乎。衆將亦潛然。

出涕。曾公及國荃聞之，亦痛惜不置。卽具疏奏聞，奉旨照提督陣亡例優恤。予諡忠烈。原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著地方有司春秋致祭。不題。當學啓圍攻嘉興之時，李公令郭松林率師徇宜興。洋將戈登欣然請從，亦帶常勝軍三千繼進。鶴章另派張鼎勳以本部四營前往合擊。各軍既抵城下，戈登派洋將美叙羅殿至宜興北門，察看地勢。松林等帶隊直前，揮兵痛勦。將近城各營卡，先行燒燬。宜興突出二三千人，開城抗拒。清軍分路合圍，苦戰多時。太平兵雖大創，而松林被鎗子擊穿右肘，嗣武右髀亦傷，弁勇亦頗有傷亡。次日常勝軍進河東，松林等陸軍進河西，水師溯流而上。各軍陸續齊到，屯紮在三里橋。常勝軍攻東門，郭松林等裹創再戰，又敗敵於上湖橋。正得手間，太平代王黃精忠由張渚達西沈，率衆來援，拚死相撲。清軍屹立不動，但以洋鎗排擊。黃軍雖死傷相繼，而尙無退志。吳勝清等三路包抄，使之周

圍受敵。勢漸不支。清軍勇氣倍增。嗣武揮大砍刀。猛呼橫擊。馳驟陣中。殺戮不計其數。黃軍始奪路狂奔。追殺至四十餘里。沿途奪兵船千餘只。獲旗幟器械無算。援兵既敗。城中之勢愈孤。戈登督飭砲臺攻其東門。松林嗣武等分攻北西南三門。鎗砲環施。愈迫愈緊。水師入東西城河。截殺城中逸出之兵。守兵乃開西門而逃。戈登與松林等併力追殺。幾無脫者。遂收復宜興、荆溪、縣城。李公卽發檄文。令諸將以得勝之兵。進圖溧陽縣。松林等奉令。卽於次日拔隊起程。行至中途。沙棠港之太平兵二千來降。松林受之。遂使降兵敗敵於建渚。攻毀張渚之營。時侍王李世賢守溧陽久。其下吳人杰、梁柏和等早有貳心。苦未得間。及是世賢由張堵敗歸。人杰等誓衆閉門不納。世賢乃遁往湖州泗安。人杰遂率衆出降。松林整伍而入。收復縣城。署降衆爲七營。賞給人杰柏和七品功牌。命在帳前聽用。乘勢拔隊進攻金壇。將城外壘

卡一律平毀。敗兵奔報常州。護王陳坤書驚懼萬分。乃約會丹陽句容守兵十餘萬。繞出常州城北。築營數十座。日出精兵。分路撲攻清軍。劉銘傳遣軍堵禦。屢擊退之。先是鶴章督諸軍進圍常州。李秀成李世賢陳坤書三人由金壇溧水等處。聚兵數萬人。期進逼牛鎮。以解常州城圍。鶴章分撥將弁三路並進。統赴李士橋。與銘傳之軍會合。並約銘傳督董鳳高洋將畢乃爾等。以小炸砲轟陷李士橋頭營。吳建瀛由上游攻其東南。黃中元由下游攻其西南。兩路精兵犄角而進。又派飛騎密飭奔牛守營之唐殿魁等。沖出夾攻。太平兵倉皇迎拒。清軍鼓勇猛沖。槍砲齊發。先破東南大營。西面之營亦自相驚亂。中元等乘機沖擊。亂箭齊施。太平兵奮門退奔。清軍由後路追擊。砍斃無數。有忠王所雇之洋人名喚飛而復。乃白齊文之好友。以輪船載炸砲轟擊兩岸清軍。亦經中元建瀛等飭令軍士束草投河。船輪爲亂草所裹。不

能進退自由。乃用大砲火箭。燃燒其船。飛而復鳧。水遁去。衆兵各散。向丹陽一帶而逃。大軍追擊十餘里。連破敵壘三十餘座。奔牛之圍立解。秀成世賢分途各竄。坤書遁回常州城中。見鶴章楊鼎勳周盛波由南門移營城西。坤書率萬餘人來爭。鼎勳列隊迎戰。士皆効死。一往無前。力戰竟日。太平兵始受創而奔。坤書因覘圍城之師無間可乘。乃圖繞竄腹地。值陰雨旬日。氣象愁昏。坤書乃分一軍捲旂薙髮。冒雨奔馳。至江陰之南。閘襲攻常熟。福山於是江常福三城皆警。蘇州以西太平之勢又大盛。鴻章急檄令郭松林。滕嗣武。撒金壇。勿攻倍道歸。援飭常州諸軍堅壁勿戰。令弟鶴章守無錫。以待援師。更令楊鼎勳張樹珊橫截江陰之焦店青場。以阻其歸。而調嘉興無錫蘇州各軍赴常熟助守。時太平軍方併集江陰。無錫常熟間而圍攻常熟。尤急。北白楊舍福山南自顧山王莊旌旂蔽野。數十里之間。皆是清軍分門守禦。

太平軍又出張涇橋東亭。直趨無錫。鶴章登陣督守。灰瓶金汁。同時並施。將冲濠悍敵。紛紛打落城河。太平驍將烈王費天將。握旂立吊橋之上。揮衆負梯擁登。隨死隨進。城根尸積如邱。攻者將藉此以登。勢甚危險。忽東北角上。旂帶飄揚。鼓聲響亮。一彪清軍。星馳電掣而來。漸漸看清旂號。正是郭松林之軍。太平兵見救兵來到。解圍迎敵。兩軍遇於堰橋。松林拍馬當先。大呼殺賊。衆軍萬聲和之。勢若雷霆。聲揚數里。敵爲氣奪。戰鬥半日。太平軍相率潰奔。而分攻江陰者。亦爲清軍擊敗。遂復併趨常熟。松林等率軍由虞山而下。並出東北門擊敵。銘傳援軍適由嚴家橋至。出於不意。太平兵驚怖譁亂。乃大敗於橋南。被毀堅營三座。松林方過王莊。遇大平滕王利王之衆三萬屯焉。松林督軍突出。先鋒黃式壽冒刃直前。手斬執旂敵將三名。不防鎗子飛來。適中左脅。登時殞命。松林忿怒。填胸揮軍。竭力冲突。敵旋敗走。追殺二十

餘里遂解常熟之圍。護烈二王僞回常州。李公親督諸軍一路追逼直抵郡城。時城西壘營猶連二十里。夾運河左右環列。李公令劉銘傳攻西北六營。盡破之。郭松林楊鼎勳攻陳波橋又破之。太平餘營皆潰。於是常州之西道皆絕。惟小南門西門附城有十餘營。不數日間。清軍復擊破之。坤書恐清軍躡敗兵入城。閉門拒而不納。敗兵盡死。城下清軍乃四面合圍。旋以地雷轟壞城垣十餘丈。遣死士樹梯而登。坤書率悍賊悉力堵塞。缺口火藥雜磚石俱下。兩軍之屍皆枕藉。會雷雨烈。風清軍乃暫退。次日旌旂飄蕩。鼓角淵揚。各軍仍復殺奔城下。正是

風吹鼉鼓山河動。電閃旌旂日月高。

欲知常州能克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左宗棠夜復杭州城

曾國荃解圍石澗埠



却說清軍初攻常州。遇雨未克。李公益繕攻具。築長牆於城河南岸。內伏奇兵。伺隙出擊。顧久雨。勿霽。至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日。天方向午。雨止。雲開。反東南風。烟燄直撲城頭。水師各軍砲聲大發。如雷。舊時壞城受砲過多。復傾倒二十餘丈。守兵以人塞缺。遇著炸炮。則手足旗幟。磚石紛紛。激起天際。然旋死。旋集。終不肯退。李公親擊桴鼓。揮軍登城。郭松林、王永勝、劉士奇接刃趣隊。攜籐牌。噴筒。薄城。城上狂傾火藥。並以長矛格刺。軍士十墮六七。然皆奮身不顧。卒擁而登。接刃戰城頭。久之。守兵始紛潰。坤書率烈王、費天將巷戰。清軍齊破各門而入。將民房牆壁打通。四圍環擊。松林生擒。坤書、周盛波、生擒。費天將。主將既擒。清軍豎起白旂。松林銘傳傳令於城。棄械者免。於是跪而降者萬人。拔出難民十餘萬人。清軍亦亡數千人。遂將府城克復。常州於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由太平忠王走馬而得。越四年而爲護王所失。月

日。時。皆。不。爽。亦。奇。矣。然。論。者。猶。歸。咎。於。護。王。失。蘇。常。人。心。所。致。不。知。軍。心。已。怯。卽。忠。王。亦。難。爲。力。又。何。咎。於。護。王。哉。蘇。常。旣。次。第。爲。清。軍。恢。復。護。王。烈。王。等。亦。皆。不。降。就。戮。而。浙。江。左。宗。棠。蔣。益。澧。之。軍。是。時。亦。連。獲。大。勝。壘。克。名。城。如。今。且。慢。慢。講。來。蓋。自。浙。東。平。定。之。後。左。公。督。率。諸。將。尅。日。進。兵。軍。至。當。陽。命。益。澧。督。師。圍。攻。益。澧。領。命。卽。派。游。擊。徐。文。秀。攻。雞。籠。山。敵。壘。副。將。楊。政。漢。等。攻。倚。城。敵。壘。自。率。親。兵。居。中。督。戰。守。兵。見。清。軍。大。至。各。路。出。營。併。力。猛。鬪。徐。文。秀。等。督。兵。奮。擊。攻。破。第。一。層。營。守。兵。猶。抵。死。回。拒。槍。礮。如。雲。清。軍。鼓。噪。大。進。游。擊。余。朝。貴。率。後。隊。精。兵。吶。喊。隨。之。搶。入。第。二。層。營。太。平。兵。二。營。齊。失。勢。乃。不。支。朝。貴。等。復。環。攻。冲。殺。殺。斃。敵。兵。萬。餘。名。將。富。陽。南。門。城。外。大。小。壘。卡。悉。數。攻。破。新。橋。守。將。出。黨。千。餘。來。援。亦。經。徐。文。秀。等。設。伏。兵。於。半。途。相。擊。領。隊。之。黃。衣。天。將。被。千。總。王。得。勝。所。斬。復。躍。砍。冲。鋒。之。兵。五。六。名。餘。衆。大。駭。

發一聲喊。四散奔逃。清軍收隊回營。益澧令文秀等。因敵舊時結壘之處。背水列營。其原泊江口之拖罟廣艇。及對岸大小炮船。悉數開赴護城河。以炸炮排列船頭。向城轟擊。登時巨聲大作。恍如嶽塌山崩。城中大震。男女百姓。互相喊哭。楊政漢等會同洋鎗隊。攻倚城大壘。城兵欲保犄角。突出悍隊來迎。益澧令副將劉清望等助戰。兩路夾攻。徹夜轟打。富陽江中之水師。亦在戰船上搭起高架。燃炮助攻。城壘兩軍之中傷者。不計其數。是夜黎明。益澧親督參將李榮運等。馳往助勦。清軍見主帥親臨。倍加奮迅。首先攻破敵壘二座。敵兵靡亂。不敢入城。向新橋一帶逃去。總兵王月亮等。率所部中途截殺。又斃敵數百名。徐文秀等由雞籠山繞出新橋。併力追殺。遂將富陽縣城克復。其新橋各營守將。經高連升等督率各營。亦於是日分路進攻。太平營中各出迎敵。清軍奮力攻戰。立破敵壘六座。殺戮數千名。劉清亮等亦攻破

敵壘五座。徐文秀等督兵長驅大進。破壘三十餘座。沿途殺戮極多。內有著名之太平將十餘名。長髮。宛然面目依稀。可認。拿獲旂幟千餘面。皆係紅底黃緣。上有統軍字樣。輜重器械馬匹符印無算。富陽一城。爲杭城鎖鑰。太平久居其中。竭力堅守。與新橋相爲犄角。此次各軍晝夜環攻壘營。全爲攻破。而浙西之太平軍亦因之而不振矣。清將各收隊伍。紛紛回大營報功。左公再三慰勞。記錄已畢。卽統軍向餘杭進發。時太平駐守餘杭之兵。於長橋女兒橋等處。堅結營壘。以圖抵抗清軍。其杭城守將。曾乘黎明大霧之時。選鋒來撲。水陸各軍分投迎擊。鏖戰兩時。太平兵始退去。左公自克富陽。卽飭益禮督諸軍進攻。守將聽王陳炳文率兵數萬人。於南門外列成大隊。等候清軍。總兵王開化領銳卒當前鋒。先遇敵於長橋。兩軍各拒岸邊。隔河用鎗炮轟擊。炳文自恃勇力。一馬冲上橋頭。大罵挑戰。清軍隊裏大將王開化舞動。

丈。八。蛇。矛。飛。馳。上。橋。接。住。廝。殺。戰。有。四。十。餘。合。依。然。勝。負。未。分。兩。邊。陣。上。戰。鼓。如。雷。槍。聲。不。絕。高。連。升。率。第。二。隊。大。軍。又。到。立。馬。橋。邊。觀。看。二。人。交。戰。見。太。平。將。驍。勇。非。凡。刀。光。閃。亮。開。化。雖。能。敵。得。却。無。餘。力。可。勝。正。想。拍。馬。上。前。忽。轉。念。道。橋。面。祇。有。三。四。丈。闊。兩。馬。相。交。已。覺。盤。旋。不。便。若。再。添。上。一。人。如。何。施。展。兵。器。呢。因。重。把。韁。繩。一。按。收。住。馬。蹄。看。橋。上。二。人。又。戰。到。二。十。餘。合。猛。然。瞥。見。岸。邊。一。面。紅。旗。被。礮。子。打。折。飄。飄。然。跌。下。湖。中。頓。覺。眉。頭。一。縷。計。上。心。來。喚。過。哨。弁。王。金。吩。咐。你。可。如。此。如。此。不。得。有。誤。王。金。得。令。卽。取。了。一。枝。六。門。快。槍。繞。至。西。南。陣。角。脫。去。脚。上。快。靴。悄悄。爬。入。湖。灘。一。路。狙。伏。而。行。直。至。長。橋。下。面。從。欄。干。罅。隙。之。中。觀。準。敵。將。扳。運。火。機。那。聽。王。正。在。戰。得。高。興。看。官。須。知。打。仗。和。著。棋。一。樣。譬。如。國。手。遇。著。臭。棋。一。將。便。死。一。圍。便。殺。彼。此。毫。無。趣。味。偷。然。遇。著。對。手。兩。不。相。讓。自。然。越。著。越。高。興。了。此。時。開。化。和。炳。

文正是黑白分先之時。所以刀來矛架。矛去刀迎。直至六七十合。尙無高下。炳文正起一個飛燕出林之勢。想刺開化前胸不防拍的一聲。一個槍子飛至面前。正擊中左太陽穴。說時遲那時快。開化正架過大刀。使一個潛蛟出洞之勢。槍花抖攪。直奔炳文面門。炳文阿呀一聲。眉心已開了一個大窟窿。當下聽王陳炳文先中彈傷。又受矛傷。翻身滾下馬來。親兵上前割去首級。開化長矛一擺。當先縱馬下橋。直入敵陣之中。大呼奮擊。連升亦催動後軍。擁過對河太平兵。見主將已死。無敢迎拒。回頭奪路而逃。清軍隨後緊追。沿途陣斬黃衣將士五十餘名。轟斃三千餘名。敗軍逃到杭州。報了信息。杭城亦卽戒嚴。益濃得了探報。情知有機可乘。派令連升及洋將德克碑等。會同水陸各營。進攻鳳山門。破城外石壘九座。直抵城隍山脚。左公聞前隊諸軍屢獲大勝。親統大兵直臨城下。指揮軍士分路圍攻。另派德克碑帶礮

隊千餘名。登城隍山頂。施放落地開花大礮。更分隊登饅頭山。以炸礮轟踢鳳山門城堞三丈餘。清軍一擁而登。守城主將王錫明督率兵衆。以鎗礮拚命搶堵。矢石交下。子彈亂飛。清軍雖然猛勇。但缺口甚小。不消片刻之間。已被堵塞完固。適天已昏黑。月色無光。乃暫令鳴金收隊。次日清晨。益禮親督水陸各軍。排隊競進。乘勝奮攻。慶春良山等門。晝夜不息。城中見外圍日緊。糧草又將告竭。且聞得蘇錫兩處。皆已失守。嘉興嘉善等城。亦相繼叛去。知道外援已絕。無可盼望。兵心因之益寒。是夜五更。王錫明吩咐守城之衆。收拾行裝。開武陵門向德清一帶竄走。益禮督隊四面梯攻入城。殺未逃之人數萬名。卽於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卯刻。因太平軍先已退讓。卽將杭州省城克復。餘杭之敵。同日由東門逃竄。左公統領大隊。正屯紮在縣城之外。是日見城中火起。情知敵已棄城。便令各營跟蹤追殺。餘兵敗竄瓶窰鎮。當

將餘杭縣城克復。左公一面撫慰居民。一面具摺至北京。當奉清廷上諭云。左宗棠攻克杭州。並餘杭兩城。一摺覽奏。曷勝欣慰。本日已將左宗棠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矣。杭州敗匪竄向德清。餘杭敗匪亦竄踞瓶窰鎮。左宗棠既須勦瓶窰之賊。又須赴杭城布置。兼須進勦湖郡。用兵處所甚多。且距浙省邊界漸遠。所有浙江及江西交界邊防。著曾國藩左宗棠會商兼顧。嚴斷賊匪竄越之路。斷不可爲其所乘。致掣全局云云。蔣益澧及張景渠高連升等諸將。各得清廷褒獎。曾左二公亦遵旨辦理一切。是時浙江十一府數十州縣皆復。惟湖州吉安尙爲太平。所有江蘇八府數十州縣皆復。惟金陵句容仍爲太平。根據之地。只因作者要緊叙蘇浙之事。久未題及雨花臺之軍。豈知在這二年之中。國荃等亦奪回許多要隘。且待在下從頭說起。當同治二年正月。曾公自安慶東下視師。是月二十九日抵池州府。二月



初一日聞蕪湖金柱關軍情吃緊。初三日馳至蕪湖。次日周歷城壘。赴裕溪口。侍郎彭玉麟來會。由東西梁山馳赴金柱關。初五日抵烏江水營。與提督楊岳斌同至金陵之大勝關。初六日入雨花台營。初七日與國荃周察營壘。十五日由大勝關赴九洑洲。十六日回舟西上。十八日入金柱關小河。查閱龍山橋、三汊河、查家灣等處。十九至二十二等日。由東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閱雍家鎮、運漕鎮、石澗埠、無爲州等處。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江。二十七日次大通。二十八日回至安慶。因疏陳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情形。清廷諭之云。曾國藩奏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近日軍情。及密陳可懼可喜數端。各摺片。逆賊續由江浦縣新河口營壘。迤邐西竄。巢含全椒之間。九洑洲逆壘。尙未攻克。賊蹤分竄江北。時切憂思。南岸則金柱關、徽州、休甯紛紛告警。該大臣已令鮑超等軍分道馳援。著卽與左宗棠所派劉典之軍合力攻勦。保

全徽境。其劉連捷、毛有銘等營。分紮地面甚寬。務與西梁、運漕鎮及無爲州、廬州竭力固守。俟李續宜、江忠義到皖。兵力較厚。再行相機進取。至池州兩岸及西梁山、大勝關等處。難民編葦而棲。析骸以食。死亡灰燼之餘。不堪目擊等情。閱之殊深憫惻。如有可爲倡率捐賑之處。著該大臣酌量辦理云云。此諭到後。清廷又授曾國荃爲浙江巡撫。左宗棠爲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並諭閩浙兩省軍務均歸左宗棠節制。耆齡所部廣勇。著左宗棠揀員統帶。曾國荃國卽著仍統前敵之軍。駐紮雨花臺。一意相機進取。以圖金陵。毋以浙事爲念。東南軍務。惟在該督撫等戮力同心。共圖挽救。國家異數。酬庸諒能。兼矢公忠。以副委任云云。曾公與國荃交疏懇辭。略云。功名之際。終之始。難消長之際。盈則必缺。臣與臣弟函商兩次。欲固辭則頗涉矯情。思立異於當世。欲受事則不自量力。懼貽譏於將來。不如稍安愚拙之分。徐圖尺寸之

功。懇乞天恩。收回成命。俯準以開缺藩司。効力行間。曾公之此等奏摺。大半非出本意。蓋彼等雖忠於滿族。而知滿人之忌之者。實衆誠恐成功之後。終有烹狗之日。故不得不慎之又慎。時時作此等奏草也。疏入清廷。又諭云。曾國藩奏爲伊弟國荃懇辭巡撫恩。並曾國荃奏懇收回成命各摺。曾國荃自統師南下以來。迭復沿江名城要隘。駐軍雨花台。連破逆壘。與彭玉麟鮑超等水陸諸軍。爲規取金陵之計。朝廷以曾國荃勛績卓著。擢授浙江巡撫。並令仍統前敵之軍。一意進取。論功行賞。國家自有權衡。茲覽該大臣及該撫所奏。深以金陵未復。頓兵堅城。而該大臣兄弟。異數頻邀。旣榮授以封圻。復令駐軍江南。遙領疆寄。深虞隕越。弗克負荷。在該大臣受寵若驚。固辭恩命。洵屬至誠。而朝廷懋賞懋官。權衡悉當。現在軍務方亟。時局孔艱。凡在臣工。正宜黽勉効忠。共期宏濟。該大臣惟當督率曾國荃。忠誠報國。以副委任。

正不必瀆辭朝命也。國荃接了諭旨，又修函赴安慶，與曾公商酌。擬欲再疏懇辭，或請改武職，或請改京卿，以明惴慄恐懼之意。曾公躊躇再四，卽函覆國荃，意謂辭謝之說，余亦熟思之，謂才不勝任，則現在並不履浙江任，謂請改武職，則廩生優貢出身，豈有改武之理？且過謙則近於僞，過讓則近於矯，謂請改京卿，則以巡撫而兼頭品頂戴，必改爲侍郎，斷無改二品京卿之理。三者均難著筆，只得於謝摺之中，極自明其惴慄之意，其改武一層，弟以後不宜形諸筆墨，恐人疑爲矯僞不情也。國荃遵依兄命，遂不復固辭。一意進圖金陵，以圖報効。督諸軍日夜猛攻雨花台石壘。太平天京內外之軍，百計欲圖解圍，分路由徽甯窺伺江西，由和舍一帶圖攻湖北，而由湖北下趨之捻黨，自蕪水分爲兩路，一路回趨黃州，一路趨攻宿松。越潛太以撲廬桐，太平卽與捻黨聯成一片。曾公搜得往來之文，有由舒六而趨英霍，分道援鄂。

之語。因疏陳逆謀甚狡。而規畫甚大。情形清廷卽降旨謂此時曾國荃雨花台之軍。自不能輒自移動。墮賊詭計。湖北爲數省樞紐。誠不可稍有疏失。嚴樹森出駐團風。當不至任賊竄入。羣醜蓄謀紛竄。曾國藩所部各軍。幾於應接不暇。該大臣素能鎮定。惟當毅力精心。以圖萬全。其浙滬兩軍。事機尙順。左宗棠以杭城不難卽克。而難在杜賊分竄。是以不急旦夕之効。固屬老謀。此時賊衆旣紛竄北岸。及長江上遊。浙滬兩軍。如能一克富陽。以取杭州。一克崑山。以取蘇郡。則金陵之賊。腹背受敵。或可卽收擣穴擒渠之効。該大臣等必能因時審勢。以赴事機也。旋又寄諭云。曾國藩現駐皖省。爲中權扼要。其北自巢含舒桐。以至英霍。賊氛密布。髮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復叛。穎壽六安。逆練紛紛撲擾。凶醜頓張。金陵逆黨。自九洑洲北渡。聲言就食。不卽擾及裏下河等處。而直上和含。且與捻苗各匪。均相勾結。殊恐賊之蓄謀。故爲此

包抄大舉。勢將圍攻安慶。以解金陵之圍。曾國荃之軍。逼城爲陣。不能遽撤。曾國藩所部桐舒守將。僅能自固。鮑超一枝勁旅。往來策應。兵力已不甚厚。恐賊乘兵分備單之時。奮聚羣醜。四面圍逼。該大臣駐紮江潯。實爲東南大局安危所繫。南顧彌增塵念。刻下皖事孔亟。惟浙軍尙屬切近。左宗棠務與曾國藩聲息相通。緩急可爲援應。方爲妥善。曾公見朝廷如此眷念。感激不勝。卽發檄促各路統帥。迅速進攻。時適忠王李秀成。進攻石澗埠。近逼官軍後營。守將毛有銘、劉連捷等。密飭士卒。穩守營寨。以觀其變。忠王飭衆數萬。奮呼喊殺。撲近濠邊。清軍鎗礮環施。傷其前鋒悍將。而太平兵仍晝夜猛攻。相持不退。三日之後。毛有銘見敵心漸怠。潛出銳卒千人。抄至敵兵營後。焚其積草。火光冲天。連捷乘敵兵慌亂之時。派隊毀其攻具。忠王率領部衆。復於清軍營前。增壘盈百。層層合圍。將石澗埠困在中央。國荃聞警。卽派彭毓

橋率兵間道來援。彭玉麟亦派人渡江而至。遂與提督蕭慶衍之軍會於黃  
維河。遣死士約期會戰。是夜各軍分途齊進。毓橘攻黃圖寺。慶衍攻迎珠塔。  
號礮一發。有銘等知援軍開戰。亦大呼冲出重圍。內外夾攻。盡洗羣壘。忠王  
向小嶺開城橋而遁。招集殘兵。復攻六安州。前鋒至十里鋪。六合大震。侯補  
道曾廣翼。署知州何家驄。與副將王臨祚、袁秀林力籌守禦。次日太平兵又  
有大隊繼至。自東南迤北而西。面面結壘。分三路來攻。越過護城河。直逼城  
下。清軍登陴力堵。惟該處城垣久爲風雨所損。猝傾六七丈。太平兵乘勢大  
呼擁入。王臨祚麾兵攢刺。擲尸城下。廣翼秀林亦飛騎馳至。悉戮進口之兵。  
搶築木城二道。夜募死士縋城馳擊。次日又縋兵出襲敵糧。斬富天、豫、張、承  
德等。支持數日。曾公又派鮑超來救。將至舒城。太平兵遂解圍遁去。鮑超催  
軍追擊。從柘皋進兵。以攻巢縣之北。連捷慶衍等從迎珠塔進兵。以攻巢縣。

之東玉麟謂欲圖巢縣必先力取東關銅城牐。毀其門戶。乃令慶衍等專攻銅城牐。派水師會合連捷等專攻東關。連捷得令。便令師船由蟹子口潛渡。陸師緣隄而進。設伏九峯山下。遣勇士數十人從東關近處悄悄渡河。毀柵越濠。肉薄齊登。並以大小火球。焚燒木柵。後隊望見火光。揚聲繼進。太平兵突遭襲擊。惶懼而奔。逃至九峯山坡。又聞信砲一聲。伏兵齊起。只得奪路奔逃。石壘立破。遂於五更克復東關。至黎明時。七陳邨等處之太平兵來援。清軍併隊搏鬪。盡焚卡館而還。其攻銅城牐之蕭慶衍各軍。亦於同時進八角廟下寨。奮攻至一日夜。太平兵伏匿不出。乃留軍扼守八角廟。率師移勦百旺市五顯集一帶。先清銅城牐之後。酣戰數時。將兩處營卡一齊平毀。振旅而歸。水師乘勢猛攻。陸軍亦萬槍齊發。聲若春雷。蹋毀南街土壘。遂攻破銅城牐一隘。駢尸塞道。無一得脫。忠王見險要盡失。率衆東去。聲言回救蘇州。



李鴻章函商國荃力攻上游以分其勢國荃度忠王不回援蘇郡卽犯揚州裏下河欲爲圍魏救趙之計莫若急爭金陵攻其所必救使城中之賊不暇遠趨蘇郡而北岸之賊亦不敢專注揚州乃卽日激厲各軍先登者賞退後者誅漏甫二下大軍齊隊出濠六路併進逕奔敵壘殺來正是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龍旗進石頭

欲知雨花台石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服鴆毒洪秀全殉位 拔天京曾國荃成功

却說國荃分派大軍進攻雨花臺及聚寶門外石壘二更時分清軍六路併進每路以一營爲前鋒兩營爲策應令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清等專攻雨花台何玉貴攻東卡石壘又令陳湜率精兵二千出中路應之蕭孚泗率本部四營出右路應之易良虎率湘勇五十哨出左路應之前鋒各營於三更時

匍伏蛇行。偷近石城。石壘束草。負土填塞。營濠架梯。欲上守兵。遽從夢中。驚覺。連忙燃礮。外擊清軍。中礮而踣者。百人。衆皆辟易。退却不前。李臣典拔出。腰刀立斬二卒。塞中軍大旂。奮勇直前。軍中無敢少後者。羣以火箭火球。盤空飛擲。悉入石壘。天漸嚮明。趙三元率中軍親兵。從礮台下。蟻附而升。李臣典。武交清率所部。從中右兩路。環薄齊登。維時敵樓火發。衆方爭相奔救。不料烟霾中人。聲鼎沸。鎗彈雨下。清軍已奪石城一座矣。諸將乘勝猛攻。東西南各卡九座。皆克。羣皆潰奔。蕭孚泗。易良虎。陳湜。追擊於長干橋。蹙逼入水者無數。水爲不流。國荃以雨花台地段。遼闊近接城圍。爲敵衆所必爭。乃抽四營駐守石城。修築六座新壘。掘濬長濠。以接各營之氣。未幾太平兵果然大出。潛匿附郭屋舍。以誘敵。清軍畜銳不發。太平兵不得逞。遂繞雨花台。乘清兵新營未定。悉銳猛攻。抵死不退。清軍四面搏擊。死者大半。餘才負創入。

城是役也。清軍俘獲二百餘名。殺斃六千餘人。皆太平之精銳者。又奪獲礮械無算。天京之勢如此。益形衰滅。國荃既克石壘。又約會楊載福水師入浦口。以復江浦縣。鮑超劉連捷等。率陸軍沿江會之。水陸互相環擊。伏尸數萬。江北全歸清有。捷報至北京。清廷寄諭云。金陵逆匪聚集。悍黨堅守。老巢時復伺隙出戰。並有白齊文投入賊中。廣置炸砲。分解金陵。曾國藩務飭各營預爲布置。以防轟撲。並着李鴻章於滬上。及沿江隘口。嚴密搜查。毋令洋人賣給粵匪槍砲。以斷該逆接濟。又以逆首畢萃金陵蘇常。爲步步進逼之計。諭謂金陵賊勢窮蹙。官軍攻勦吃緊之際。該逆困獸猶鬪。勢必拚死抵抗。曾國荃所奏旬日間戰守各情。諸軍將士。皆能奮勇倍加。喋血苦戰。曾國荃現在調集江浦浦口之蕭慶衍七營。過江駐紮七襄橋河邊。扼守秣陵關小河。進城之路。並以金陵城大。尙須添募萬人。以冀合圍。剋期掃蕩。惟江浦浦口

等處防兵亦不可過於單弱。著會國藩與會國荃妥籌相機辦理。仍須謀出萬全。以期必勝。等因。會公即將諭旨傳知李鴻章。令其派兵紮吳淞口。如遇外洋輪船駛進長江。必須嚴查軍火。一面仍催國荃進兵。是時金陵城東尙有數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門橋。曰七甕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於博望鎮。亦金陵之外輔也。國荃以東路未平。不能制賊之死命。遂令蕭慶衍、彭毓橘、蕭孚泗等擇小河紆曲之處架橋結筏。欲謀東渡。立營。豈知到得河邊。見對岸旌旗林立。太平兵已先據河東。築起五座大壘。以拒清軍。慶衍督飭部軍迭用巨礮隔河迎擊。太平兵潛伏壘中。不與抗拒。國荃另派朱吉玉、李祥和在西岸修築三營。以爲進兵之計。太平兵見清軍將至。列洋槍數千枝於堤埂。與清軍對擊。相持不下者兩晝夜。次晚五鼓時分。李祥和率隊從下游渡河。蕭孚泗等率隊從上游。

渡河破其土壘五座擊斃數千人俄而城中救兵又蜂擁來爭蕭慶衍一面搶築營壘一面麾軍環進挫敵前鋒逾時敵退而東岸之營壘已成翌日敵又諸道並出銳不可當陳湜彭毓橘蕭孚泗派兵扼駐其中使雙橋門以東不能通天京之氣慶衍率所部進取中路戰入垓心太平兵捨命上前清軍少却將士憤怒已甚相排競進敵乃靡然慶衍以騎隊邀斷歸路遂克上方門高橋門諸石壘而右路方山土山之敵經登武等分道馳勦亦各棄壘而奔于是七甕橋已成孤豈蕭孚泗彭毓橘扼定東岸之左李臣典等遮擊西岸之前正謀前後合圍忽城中大軍抵死來援兩軍相搏互有死傷孚泗等冒刃當先督各軍擊退援兵仍復逼壘環攻俟至黃昏令死士直斫敵營前往縱火守兵方燃槍抵拒霎時間已紅光滿天只得冒煙突出遂被將七甕橋攻克由方山而南爲秭陵關關以南爲博望鎮太平環鎮設卡者二築壘

者。七。上。可。以。應。水。陽。旁。可。以。控。金。柱。關。清。軍。守。關。者。爲。朱。南。桂。亦。國。荃。麾下。之。驍。將。也。南。桂。接。得。靈。營。公。牘。知。鮑。超。將。有。事。于。水。陽。南。桂。約。會。朱。洪。章。武。明。良。等。進。攻。小。丹。陽。謀。襲。博。望。鎮。使。不。能。爲。水。陽。之。援。夜。漏。四。下。南。桂。銜。枚。摘。鈴。督。軍。士。悄悄。疾。進。以。武。明。良。爲。右。翼。朱。洪。章。爲。左。翼。至。昧。爽。時。分。各。軍。齊。抵。博。望。卡。卡。兵。負。固。死。守。鎗。砲。橫。飛。猝。不。得。進。朱。洪。章。俟。其。少。懈。昇。巨。砲。至。左。卡。壹。發。而。殪。敵。數。百。武。明。良。吩。咐。軍。士。用。火。箭。攢。射。燔。及。右。卡。守。兵。見。火。勢。薰。蒸。十。分。駭。懼。撲。火。爭。竄。清。軍。乃。乘。勝。殺。入。毀。其。堅。卡。而。壘。內。又。傾。巢。驟。至。朱。南。桂。往。來。猛。撲。未。能。略。挫。其。鋒。武。明。良。暗。率。哨。勇。繞。出。頭。壘。踰。牆。而。登。守。軍。聞。後。路。人。聲。若。沸。返。顧。羣。壘。已。易。清。軍。旗。幟。錯。愕。不。知。所。爲。只。得。敗。退。朱。南。桂。等。縱。火。夾。勦。追。至。長。流。嘴。地。方。敗。兵。墮。河。而。溺。者。強。半。乃。引。軍。回。駐。博。望。奪。獲。糧。米。二。千。石。國。荃。接。著。捷。音。極。其。欣。喜。以。博。望。既。得。則。秣。陵。關。

之勢孤。七甕橋既得。則中和橋之勢孤。乃派趙三元伍維壽共帶馬步九營。南略秣陵關。又派陳湜黃潤昌出七甕橋之西。與熊登武等會師于中和橋。諸路大軍捲旂並進。如疾風驟雨一般。熊登武怒馬馳馳於敵陣之中。橫冲直撞。陳湜等揮軍從兩翼包抄。喊殺之聲。渾同山倒。太平兵棄壘而逃。遂將中和橋之營掃蕩。而秣陵關之太平兵見清軍馬步馳至。立時奔潰。各營追至河干。深不可涉。斬落後敗兵二百餘人而還。自是紫金山西南無一敵蹤矣。息軍三日。國荃親督蕭慶衍蕭孚泗李臣典傍城抄入鑿戰方酣。見有一天將指揮督陣。國荃知爲巨目。乃匿洋槍隊於山麓伺其近而擊之。該將中槍墮馬。敵隊散亂。有敗往城中者。有不及回城轉向淳化鎮大路而逸者。蕭慶衍陳湜等率騎兵追至三十里外。俘獲百數十人。章王順王仍退入城不敢復出。曾公疏稱金陵一城。面面布置。據有重險。爲洪逆堅不可拔之基。自

克九。洲。江。東。橋。數。隘。而。西。南。一。面。已。爲。我。有。茲。克。七。甕。橋。秣。陵。關。等。隘。而。東。南。一。面。又。爲。我。有。現。今。蕭。慶。衍。進。扎。孝。陵。衛。經。營。城。北。漸。成。合。圍。之。局。得。旨。嘉。獎。國。荃。等。愈。加。奮。勵。力。督。衆。軍。攻。克。天。保。新。城。分。兵。扼。太。平。神。策。二。門。金。陵。城。圍。遂。合。國。荃。正。欲。進。攻。地。保。新。城。忽。接。霆。營。捷。報。知。鮑。超。之。軍。克。復。句。容。縣。城。擒。太。平。漢。王。項。大。英。列。王。方。成。宗。等。衆。忠。王。李。秀。成。單。騎。逃。脫。已。經。走。入。天。京。蓋。金。陵。城。中。自。入。春。以。來。常。放。婦。孺。出。城。以。爲。節。食。之。計。清。軍。兩。次。穿。掘。地。道。又。用。雲。梯。猛。攻。均。未。得。手。自。句。容。克。復。金。陵。之。兵。已。成。檻。獸。不。能。復。振。矣。至。四。月。初。旬。太。平。大。勢。日。蹙。孤。城。四。困。外。無。救。援。城。中。兵。民。日。食。一。餐。雜。惡。草。具。尙。不。果。腹。天。王。洪。秀。全。于。宮。中。尋。掘。百。草。搓。揉。作。團。付。諸。王。云。天。生。甘。露。宮。中。食。此。已。久。令。每。一。家。呈。送。十。擔。將。入。倉。中。其。愚。陋。之。人。依。言。呈。送。稍。有。智。識。者。付。之。一。笑。而。已。忠。王。自。句。容。竄。回。鳴。鐘。擊。鼓。請。天。王。



升殿先事籌備非常秀全侈然登座云我奉上帝聖旨天父天兄命我下凡作九洲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去留任爾我之鐵桶江山爾不扶助有人扶助我之天兵百萬十萬妖兵豈能飛入耶秀成見天王如此夢夢無可再言涕泣而出至五月中旬清軍攻擊愈猛天王知破城卽在旦夕卽于二十七日私取鳩毒攪和酒中持杯大叫道此非天父誤我乃我負天父也連叫數聲把鳩酒一飲而盡三更時毒發而薨按天王奮興雖暴而覆亡則不可謂速假使定鼎之後無依賴天父之迷信勵精圖治遠佞親賢利用思漢之心人則驅異族而大一統實可操券以待惜乎其背道而馳卒至今日亦可憐不足惜哉神道設教之不宜於我國者正爲國人之倚賴恨性太重而無益於道德觀念耳仰溯勉往俯察來茲設教者不負我而我負設教者之人不知其恆河沙數也如天王之臨死而悟抑亦晚矣媚神權者盍假天王而

一自鑑之。當下京中大員聞知此信。奔入王宮。遵尙教規。不用棺木。將黃龍繡緞包裹埋于宮內。卽擁立其子洪福爲幼主。秘不發喪。而內外喧傳已徧。兵民愈加驚懼。羣相繞城而呼云。救兵已到安徽。將到天京解圍等語。清兵聽得。進營稟報國荃。國荃笑道。此正是無聊之語。休去睬他。只顧竭力攻城。是時清廷恐金陵遲克。勞師糜餉。或生他變。乃飛諭蘇撫李鴻章。著卽分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砲兵。前赴金陵。會合曾國荃相機進取。曾公復疏清廷稱。蘇常克復之後。臣本擬咨請李鴻章親來會勦。特以該撫係封疆將帥之臣。又值苦戰積勞之際。非臣所敢奏調。函詢臣弟國荃。亦以師久無功。不敢更求助於人。近於畏難卸責。今臣已恭錄諭旨。加函催請李鴻章親來金陵。使僅派將前來。其知者以爲憐該撫之過勞。信蘇將之可恃。不知者以爲臣弟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報國區區之意。旋又奉清

旨。催李鴻章助攻金陵。曾公疏稱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遲滯。蓋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臣亦未便再三瀆催矣。又函致國荃道。吾與昌歧久談。少荃于我兄弟處。實有相親相衛之意。吾現在一面覆奏。一面函咨少荃。請其迅速西來。如蘇軍齊到成功。則弟受其勞。少荃享其名。既可以同膺懋賞。又可以暗培厚福。蓋獨享大名爲折福之道。則與人分名卽受福之道。如蘇軍雖到而城賊仍堅持不下。則謗可稍分而責亦稍輕矣。但觀少荃屢次奏咨信函。似始終不欲來攻金陵。若深知弟軍之千辛萬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誠能如此存心。則過人遠矣。清廷旋又降旨道。據曾國藩奏稱。曾國荃積勞致疾。聞之深爲廬念。現在大暑炎蒸。該大臣卽傳知該撫善爲調攝。金陵城大而堅。賊悍且衆。困獸之鬥。不可不防。該撫務當拊循士卒。嚴防竄突。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云云。自此國荃激勉軍士。日夜

猛攻以西洋炸砲轟克龍膊子山石壘。卽太平所築地保城也。清軍自得天保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保城扼在要害。百計環攻不下。李祥和朱吉玉等奉了嚴令。奮不顧身。督軍各攜藤牌身子。隨著炮彈滾進壘中。遂克此城。乃築砲台於山頂。日發大砲攻擊。居高臨下。城中形勢皆在掌握中矣。國荃得報。卽統親兵馳至前敵。催軍自六月朔日起。輪流苦攻。迄未休息。國荃度城內賊糧足支數月。我軍地道三十餘穴。俱未奏功。將士疲敝。恐生他變。益誓師督戰。飭李臣典率吳宗國等從敵砲極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等距城十餘丈。築砲台數十座。令諸軍積溼蒿。復以沙土肉薄相逼。死亡枕藉。十五日。國荃率李臣典親詣地道洞口。指揮士卒埋藥。忠王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撲地道大壘。國荃幾爲所乘。又別從朝陽門出數百人。裝清軍號衣。持火蛋延燒各砲壘。及附近溼蘆。

蒿草。清軍久勞之餘。幾受大創。伍維壽、彭毓橘忙率本部精兵分左右環擊。方免於難。國荃望空祈禱。乞上帝速降雨澤。以遏賊謀。是日果得大雨。一次而數里外皆晴。明十六日。嚮明國荃飭各營穩站牆濠嚴防。冲突而另派勁卒八營力攻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藥線。值時方正午酷熱。愈增國荃如前默禱。俄有陰雲一片自鍾山覆冒而來。細雨紛紛。涼風習習。擁獲大軍登城。衆兵喜稱天佑益加踴躍。爭先國荃懸不次之賞。嚴退後之誅。各將士誓死報國。登時火發。但聞霹靂一聲。轟開城垣二十餘丈。烟塵蔽空。磚石如雨。李臣典等率官軍蟻附。爭登直冲倒口而入。太平守軍猶以火藥傾盆焚燒。士卒情軍大隊稍却。彭毓橘、蕭孚泗等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太平兵守城不住。只得退下平地。各自抵死巷戰。官軍分路齊進。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

進擊中路攻天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柱、朱惟堂、梁美才等亦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兵力益厚。直鑿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路則彭毓橘、武明良等由城南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守陣之兵。誅戮殆盡。仍無降意。而羅逢元等從聚寶門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等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登。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旱西兩門。由是全城各門皆破。日已暝矣。而太平兵猶退守王城。齊心抵禦。清軍屢豎白旗而降者。竟無一人。愍不畏死。耶義不受辱。耶非在下所能知書之。於此請閱者評判之可也。朱洪章與敵搏戰。沈鴻賓等從左路捲旂疾趨。繞王城東迤邐而南。三更時分。天府府與各王府同時舉火。突出悍兵千餘人。手執洋鎗向街巷而走。其時王城中火已燎原。不可嚮。

邇其僞宮女等縊于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人。清軍俟天明火勢稍息。方才敢入。奪獲玉璽二。金印二方。幼主洪福率死黨二千餘人。乘兩軍夜戰之時。由缺口遁出。忠王在後護從。不料行走匆促。幼主坐騎忽失前蹄。秀成急忙飛身下馬。將自己所乘的一匹大宛良馬讓與洪福。致忠王反不能出城。當下國荃傳令閉城。派諸將分段搜殺。凡三日三夜。火光不絕。殺斃十餘萬人。計王及主將與軍師旅師等約三千餘名。死于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水火者亦半。十九日。蕭孚泗搜獲天王兒洪仁達。忠王李秀成等。於是各營救火掩埋死屍。拔出難民數萬人。而此三日中之死亡者。則不可以數計矣。國荃派八百里加緊紅旂馳驛報捷。立奉清廷上諭。楊載福、彭玉麟、曾國荃馳奏克復金陵大概情形一摺。逆首洪秀全等以數十萬逆衆久踞金陵。負隅死守。曾國荃等督兵圍攻。所部不滿五萬。兩載以來。

悉數掃蕩。茲於炎風烈日之中。傷亡枕藉之餘。併力猛攻。克拔堅城。非曾國藩調度有方。曾國荃及各將士踴躍用命。不能建此奇勳。披覽之餘。曷勝欣慰。此次立功諸臣。將偽城攻破。巨獍就擒。卽行渥沛恩施。同膺懋賞。其洪秀全及著名巨酋。必須悉數擒獲。毋使兔脫。此外被脅難民。仍著設法安插。以示寬大之仁。金陵巢穴已覆。各路餘匪。自必聞風傷膽。着左宗棠李鴻章乘此聲威。迅克湖郡。楊載福計已行抵南昌。卽著悉將江右逆氛掃蕩。俾東南數省咸就肅清。登吾民於衽席。有厚望焉。正是

生靈百萬塗肝腦。博得煌煌優獎詔。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幼主就擒太平消滅

功臣受賞清室中興

却說王師攻拔金陵。天國幼主洪福遁走。忠王李秀成。王兄洪仁達。仁發等。



就擒。曾公以大功不易居。乃讓湖廣總督官文居首。連銜入告。略云。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勦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巨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由舊章。而益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殷。遂能誅除僭僞。蔚成

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慟我文宗。不及目覩。獻誠告成之日。又念生民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蕩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憂。疏入。清廷卽降上諭。官文曾國藩由八百里加緊紅旂奏捷。克復江甯省城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人民同深嘉悅。(中略)本年六月十六日。國荃率諸將克復江甯外城。殺賊數萬。逆首仍踞內城。抵死抗拒。三更時。僞天王府及各僞王府同時火起。洪逆冲出僞殿。往南門竄至民房。四更後。賊股千餘人。假裝官軍號衣。向太平門缺口冲出。經曾國荃親訊李秀全。供稱城破後。僞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軍馬隊追及。將各頭目盡行殺斃。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於本年五月服毒而死。瘞於僞宮院內。僞幼主洪福。重襲僞號。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經蕭孚泗親自搜出。並搜擒僞王次兄洪仁達。其餘兩廣

兩湖等處多年悍賊。經各將士於十七八日搜殺淨盡。三日之內斃賊十餘萬人。僞王、僞主將、僞天將及大小頭目三千餘名。無一得脫者。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載。竊踞金陵亦十有二年。蹂躪十數省。淪陷百餘城。卒能次第蕩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尤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著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候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記名提督李臣典。從倒口首先衝入。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蕭孚泗督辦砲台。首先奪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加恩錫封一等男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其餘文官一百二十餘員。各論功進秩有差。又另奉請諭。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加賞一員勒。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錫封一等

伯爵。世襲罔替。並將本支內務府旂籍。拾入正白旂滿洲。賞戴雙眼花翎。江蘇巡撫李鴻章。錫封一等伯爵。賞戴雙眼花翎。陝西提督楊載福。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太子少保銜。兵部右侍郎彭玉麟。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太子少保銜。四川總督駱秉章。賞給一等輕軍都尉世職。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提督鮑超。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西安將軍都興阿。江甯將軍富明阿。廣西提督馮子材。均賞給騎都尉世職。署京口副都統魁玉。賞給雲騎尉世職。漕運總督吳棠。賞給頭品頂戴。惟閩浙總督左宗棠。及杭州將軍國瑞。江西巡撫沈葆楨。奉優旨褒獎。俟浙江江西肅清。再行加恩。又發銀牌四百面。着曾國藩。曾國荃等。擇其功績最著者。先行頒給。以勵戎行。各路賊匪。皆視金陵爲趨向。此時巢穴既復。其餘竄逸之匪。自必聞風喪膽。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

懲治以洩神人之憤。洪逆竄陷江甯省城。竊據者十有餘年。百姓遭其荼毒。或被逼裹脅。而鋒刃頻罹。或轉徙他鄉。而溝壑難免。蚩蚩何辜。罹此殘酷。着曾國藩、李鴻章查明江甯地方。應徵錢漕。分別應蠲。應緩。候旨施恩。曾公接了諭旨。卽日由安慶乘輪東行。至孝陵慰勞將士。巡視城垣。並親訊天王宮婢黃氏。始於宮中掘出洪秀全屍首。徧體皆用繡龍黃緞包裹。頭禿無髮。鬚已間白。遵尙邪教。不用棺木。因戮屍而焚之。辦理才畢。七月初二日。一等子李臣典。因過於勞萃。卒於軍中。曾公及國荃痛惜之。次日親訊李秀成、洪仁達、洪仁發等。秀成書親供七萬餘字。歷述太平興敗始末。曾公俟其供畢。卽駢戮之。疏陳清廷。略云。臣抵金陵。周歷各營。接見諸將。均有憔悴可憐之色。蓋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地保僞城之後。連攻十五晝夜。但出行隊。未支棚帳。晝則日炙。宵則露處。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黧黑。雖與臣最習之將。初見幾

不相識。其論功最首之李臣典。冒受暑傷。一病不起。諸將弁亦傷病山積。死亡相屬。臣弟國全前病業已痊愈。近因隨衆露處過久。又復徧發溼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此之勞苦者。臣宣導皇仁。多方撫慰。既獎其可憫。可敬之功。復勛以忘死忘勞之義。至太平天王洪秀全屍。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天王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扛至營次。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勒方錡。龐際雲。孫尙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驗。驗畢。戮屍。舉烈火而焚之。有僞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卽手埋逆屍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官軍攻急。服毒自死。祕不發喪。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僞幼主洪福繞室積薪。爲城破自焚之計。衆供皆合。連日復在僞宮灰燼之中。反覆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又似業已逃出僞宮者。李秀成之供。則稱曾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

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當經騎兵追至湖熟。圍殺淨盡。自十七日後。曾國荃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洪福以十六齡童。縱未斃于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所有僞玉璽。二方。金印。二方。臣當專差齎送軍機處。俾修方略者。有所考焉。李秀成之被擒也。各營之降卒。附近之居民。人人皆識。觀者如堵。臣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委員。鞠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叙髮逆之始末。忠西之戰事。甚爲詳悉。復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李秀成供湖州廣德之賊。即可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擄江西之糧。以救侍逆之飢。八月以後。全數回竄。圖解長圍。則擄甯國之糧。以救金陵之飢。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之人。恐粵匪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

有可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卽洋人戈登雅安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爲快。臣竊以爲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既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道。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漏顯戮而貽巨患。臣與臣弟國荃熟商良久。意見相同。又李逆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匿民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而殺之。投諸水中。若代李逆發私忿者。李秀成旣入囚籠。次日又擒僞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卽長跪請安。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卽決計就地正法。以絕後患。遂於初六日行刑。其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虐恣橫。多行不義。爲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于



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奉旨所辦甚是。著卽將洪李二逆首級傳示被擾地方。以快人心而儆凶頑。曾公奉諭卽將忠王等三個頭顱懸掛長竿。派人鳴鑼傳示各處。並與國荃商議以餉項所出皆係民脂民膏。多一勇卽多一勇之費。乃扎撒湘勇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留萬五千人爲皖南北游擊之師。並咨催左宗棠李鴻章迅掃浙省餘匪。蓋是時浙城之未克者尙有湖州一府安吉一縣。湖州西南倚叢山。東北多水道。險固可守。故堵王黃文金猶擁衆十萬踞之。浙師旣克孝豐。遂進安吉。左公方注意安吉。圖截賊竄。並令總兵高連升王月亮降將蔡元吉鄧子明等進湖州東南。五月初攻克菱湖東林山。進營妙喜鎮。李公以蘇湖接壤。命郭松林楊鼎勳屯長興。吳毓芬屯夾浦口。爲湖西之師。松林分軍會潘鼎新屯平望。吳燾南潯。爲湖東之師。蔡元吉方軍長超山。被亡國兵圍攻甚急。統領浙軍布政使蔣益澧函屬鼎

新攻晟舍。鼎新以炸砲隔水擊壞其營。以小火輪船駛入。盡拔其營樁。浙軍張景渠亦出師。次第毀其石壘。乃大破之。而湖州之西。尹隆橋。大德橋。皆達四安廣德之地。松林乃由長興南進。跨塘橋。自至呂山。察看敵勢。因於次日帶隊進攻。先拔山腹之營。山嶺守兵亦卽驚潰。遁至尹隆橋。是日下午時分。劉士奇。王永勝。楊鼎勳。皆陸續率師來到。軍威愈振。各軍進扼尹隆橋。大德橋。與敵隔水而軍。翌日清晨。大兵齊隊出濠。松林。士奇。鼎勳。分三路兜抄。皆獲勝仗。李公察知敵勢困窘。必將西趨。益促松林等進軍。亡國兵先於尹隆橋立十數營。臨橋築石卡。圍以月牆。外濠二重。引河水灌之。深可滅頂。於是松林等亦築長牆。置炸砲轟毀其月牆。湖州守將堵王黃文金來援。松林等令壯士潛拔其濠外之木。揮兵鼓勇而登。松林親執令旂。在後督陣。已殺進敵寨內濠。忽松林左腿中鎗。血流不止。適天又大雨傾盆。火藥盡濕。鎗砲難

燃不得已收軍暫退。次日天方大明。諜報敵軍全隊到來。自尹隆橋至白龍洞。袤延二十餘里。蜂擁來犯。松林令易用剛率本部精兵三千。前去迎敵。自督李長樂等。水卒七營。斷其後路。更派士奇永勝由呂山夾擊。三路清兵奮呼殺敵。亡國兵大潰狂奔。是晚三更時分。松林等令軍士捲旂銜枚。疾趨大德橋。渡河圍劫敵營。敵兵未及防備。大駭而逃。棄營不守。清軍乃放火盡燬其營。並破沿山卡壘十餘座。士奇率所部移屯。而廣德四安之道遽絕。黃文金聞出路已絕。傾城出爭。松林密約各軍。間道襲取府城。分伏六營於尹隆橋。八字橋。河干伺之。文金挾數萬人至。勢如風雨。松林率水陸軍迎其左。永勝由山徑迎其右。文金袒而銜刀。狂奔數回。清軍大受夷傷。乃以鎗砲密格之。使不得前。衆軍益奮呼斫擊。文金乃反奔。退至橫橋渡。尹隆橋伏兵齊起。松林亦從後面繼至。該處之太平營亦潰。鼎新遂會浙軍。奪取府城。文金數

奔安。吉松林追至梅溪鎮。逼之山谷間。殲斃無算。文金猶率衆逸去。松林鼎新等帶原來兵勇。自回江蘇。左公統浙軍進攻安吉。守兵聞風先遁。立克縣城。全浙一律肅清。而蘇境之廣德州亦爲劉銘傳收復。太平昭王黃文英。方奉幼主洪福駐廣德。聞銘傳軍至。挾幼主出走江西。其鎮江守將吳如孝亦於克城時擒斬鐵玉剛。不知去向。惟侍王李世賢已率部下至漳州。干王輔王則遁至海外。傳佈革命種子。初慕王則逃至香港。後爲清政府非法引渡。而就戮。國舅賴文光與東捻橫行於山陝間者數年。後力竭被擒而死。餘外隨侍王在漳州失敗。不知所終者尤不知凡幾。清政府亦無意深求矣。所有天國著名人物三千餘人。一概誅夷。惟幼主洪福一犯。因以已死奏聞。最爲注意。經左宗棠探明蹤跡。飭令跟蹤兜拿。追及於廣昌石城地方。尙未就擒。九月二十五日。游擊周家良于石城荒谷中將洪幼主拿獲。旋奉清廷諭著

在江西省城。凌遲處死。然後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亦皆一律肅清。江西巡撫沈葆楨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頭品頂戴。浙江提督鮑超封一等子爵。記名按察使席寶田賞雲騎尉世職。賞穿黃馬褂。閩浙總督左宗棠錫封一等伯爵。浙江布政使蔣益澧賞雲騎尉世職。至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兵又克嘉應州。太平軍始消滅淨盡。東南底平。溯自道光三十年起至此。凡十有五年。蹤跡所及。幾徧天下。兩造兵將及無辜百姓之死亡流血者計共一千二百餘萬。流離失所者尙不在其內。自嘉應克復之後。始稱全數蕩平。於是滿洲之中興將帥錫封侯伯。錫以美名。曾公曰毅勇侯。國荃曰威毅伯。官文曰果威伯。左宗棠曰恪靖伯。李鴻章曰肅毅伯。曾公自安慶移駐金陵。又撤湘勇一萬。曾國荃困憊殊甚。徹夜不寐。有似怔忡。據稱心血過虧。欲請回籍調理。親率遣撤之勇部勒南歸。於是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

各返本而復始。以爲經久之道。又因善後事宜。曾公分條覆奏。其一、江寧省城。賊踞最久。居民流亡殆盡。此次官兵克復。羣酋縱火焚燒。昔年巨室富家。改造僞府。微有存者。此外房屋極少。街市尙未復業。惟貢院號舍一萬六千餘間。尙完好。擬於十一月舉行鄉試。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次來歸。其一、駐防旗營。亟宜修理。擬俟貢院工竣。次修江寧旂營。次修京口旂營。金陵旂營三萬餘人。現存不過八百餘人。宜挑閒散京旂。以實江寧兵額。其一、御史陳廷經條陳疆域略爲變通。臣以爲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疆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成憲清廷。皆如議。十一月二十二日。會考拔貢。優貢。十二月十五日。鄉試。揭曉。取士二百七十三名。至同治四年。擒匪勢張。僧親王戰歿於曹州。清廷命曾公攜帶欽差大臣關防。赴山東督兵勦賊。以李鴻章暫

署兩江總會。曾公抵徐州。病假不前。清廷改以李鴻章爲欽差大臣。前赴河南督師。命公仍回兩江總督本任。於同治五年三月抵金陵。入城之時。居民焚香跪道以迎。旋授爲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七年四月。曾公自金陵啓行。至揚州。查運庫。並抵蘇州省垣。授武英殿大學士。五月。至上海。駐鐵廠。查閱輪船洋砲工程。事畢。乘輪船回金陵。七月。調補直隸總督。以馬新貽調補兩江。於是曾公之中興滿清。於以給束。而作者之太平革命記。亦可就此告終。惟是滿清於咸同之間。崛起草茅。欲以匹夫之力。推翻異族政府者。太平之外。尙有回捻二役。此時尙未平復。須俟左李二公次第將漢族亂民征平。方可謂滿清中興之功。完全告成。惟回捻之事。皆與太平革命無關。故在下不復贅入。如有閒暇。當再將捻回之事。另行編演。以供閱者。而此太平革命記。卽借曾公之去兩江。以爲終給。雖是後數年。尙有種種關係本

書。之。事。亦。只。得。隨。其。國。運。一。概。付。諸。淘。汰。之。列。了。正。是。  
聊。將。一。掬。酸。辛。淚。流。與。後。人。仔。細。看。